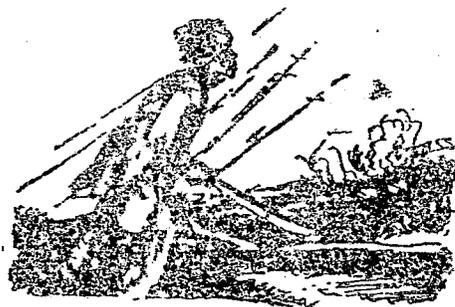


明 天 劇 叢

II

還鄉記

寇嘉弼 著



明 天 出 版 社

序

我每月在民國日報覺悟欄中舉行一次「青年徵文」，獲得青年作家們偉大的支持，紛紛以佳作惠寄，每天所得到的稿子，要超過覺悟所能容納的兩倍以至八倍。我細心地選擇文筆最好的，內容最動人的作品來刊載，幸蒙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們，一致予以鼓勵與讚許。這不是我個人勞作所致，而是寄稿者的功績！

日新出版社的我將覺悟中發表的作品，再加一遍選擇，把可以給青年們欣賞觀摩的作品提拔出來，作為青年文選叢書，印成單行本。這個提議，恰好可以滿足一般青年屢次要求覺悟每月發行彙訂本的渴望，我所以立刻就接受了。

青年文選叢書所選的文字，並不限於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只要富於青年精神的而且富有滋養的，我也選錄了。或者，這更足以啓發青年們寫作的技巧。所選的文字，依體裁分類，如論文、小說、詩歌、書信等七八種。這不僅使青年們對於各種文體能得到認識，並且也使青年們在多種多樣的詩文中，得到極濃的閱讀興趣。

我相信這部青年文選對於青年們可以有點益處的。第一，青年們閱讀青年文選，至少在思想上必不至落伍腐化；在知識上可以增加新鮮而正確的觀念。其次，即就練習作文，也可從這部青年文選裏，得到許多觀摩之處。

現在這部青年文選叢書開始發行了，希望各地的青年們都能以愛我的熱誠來愛好這部叢書！

一九四六年 徐蔚南

青年文選第四輯目錄

(一) 通論

- | | |
|-----------|----------|
| 希望之什 | 秦 邨 (一) |
| 創作與喜悅 | 李 棉 (二) |
| 工作的飢渴 | 澤 杭 (四) |
| 願不再爲官 | 九 煉 (六) |
| 談希望 | 饒軒渠 (九) |
| 錦囊妙計 | 淡 雲 (一一) |
| 「做到老，學到老」 | 潘之華 (一三) |
| 怎樣對待丈夫 | 朱恒如 (一五) |
| 一個反響 | 谷家賈 (一六) |

(二) 散文

- | | |
|-----|----------|
| 小主婦 | 紫 芝 (一八) |
| 家變 | 張公誠 (二〇) |



客中歲月倍思家…………… 彬兮 (一一二)

玉蘭樹下是我家…………… 凌雲 (一一三)

家的毀滅…………… 唐風 (一一五)

路…………… 姚天羽 (一二八)

轟炸中的粵漢路…………… 李棉 (一二九)

血路…………… 九煉 (一三一)

如此「天堂」路…………… 彬兮 (一三二)

緬懷我在坎坷的路程中…………… 李文忠 (一三四)

崎嶇的世路…………… 尤靜生 (一三七)

貓的命運…………… 張善慶 (一三八)

鞋子的遭遇…………… 李棉 (一四〇)

十年…………… 舜年 (一四一)

大哥之死…………… 鈕東 (一四二)

書記投考記…………… 蔡公坡 (一四六)

記兩塾師…………… 李棉 (一四八)

(三) 記事

四川的水路…………… 湯龍 (一五一)

水路返鄉記…………… 陶 (一五二)

茶會記感…………… 陳更生 (一五四)

(四) 詩歌

趕路者的厭倦	蘇次男 (五六)
壽柳亞子先生	胡樸安 (五六)
壽頭歌	胡樸安 (五七)
隨緣五百首	胡樸安 (五七)
汽車上	更生 (五八)

(五) 小說

女同學林娜	蘇羣 (五九)
王大伯的預言	沈飲 (六一)
義民奔流圖	楚風 (六四)
新詩集	施瑛 (六九)
張拐脚得妻	雲崗 (七一)
李麻子及其女友	沈飲 (七三)



通論

希望之什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有生命就有希望！

希望是夢的變形，它是這個慘淡的人間唯一足以溫暖我們的心東西，年青人爲着一個虛無漂渺的希望而猛進，而奮鬥，而流血流汗！中年人爲着這些希望在現實生活中粉碎了，於是苦悶，再而沉思，而領悟！一個忠於生活的堅強的人經過夢和現實的千錘百鍊之後，非但沒有失去鬥志，相反地會再創造出些更可能在現實中實現的新的希望來！

叔本華在論世界之苦惱裏會說：「人爲何等不知足的動物，每一欲望得到滿足時，即已播植新欲望之種，故凡個人之意志，其欲望殆無止境……」人生便是這麼一段欲望的連續滿足的過程！希望是一條填不滿的溝壑，希望也是鼓舞生命的動力。

〔通論〕希望之什



秦(南)
邨

「你們對於生命的愛，該是對於你們的最高底希望的愛！」（尼采）

希望，是生命的長途中貼心的伴侶！

然而，對於處身在醜惡的現實氛圍中的人，一味沉緬於未來的希望，而無視眼前急迫現實，那未免太死心眼兒得可怕！魯迅曾寫過他的希望：「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那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這無異咒咒希望也者是一個騙子！

希望如不從現實出發，如祇是架空的玄想，必然經不起現實的考驗而粉碎，這不是希望本身的錯誤。遠視與近視同樣是非正常的視覺。

我是一個有過許多燦爛的希望的人，我的短暫的閱歷已經無情地向我指出：所有原來的一切希望，都是一隻隻難於捕捉的蝴蝶！走過一段又淒涼又甜蜜的路，我天天看着無數的「明天」排成一行，第一個是最大而且最清楚，其餘的越站得遠便逐漸縮小下去，似乎它們個個都呈露着兇殘，猙獰的面目，不斷地提出警告：「我來了，當心我！當心我！」每天肩負着生活的嚴重的困苦，要把一切希望付託給可靠的將來，顯然需要一個條件：將來是現在的將來，對現在有意義，才對將來會有意義！

因此，希望可能是你的情人也可能是你的騙子！關鍵決定在你從怎樣的基礎上去萌發你的希望。我曾見過一本十幾年前的老東方雜誌，也會經以「希望」為徵文的題目，記得有一位教授的希望是：「中國人人能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秘。」抽水馬桶大致是西方文明的表徵，有無其他更確切的涵義，我不得而知。就以西方文明來說吧，五四時候

就開始恭請賽因斯先生，德謨克拉西先生光臨中國，三十年來付過多少血淚生命的代價，至今仍然見不到德賽二先生確實的面目！這是從五四到現在，多少人的共同希望，偏偏中國的歷史總走着迂迴曲折的老步法，全部實現還須等待相當的時日！

我的希望幻滅過不知多少，以後繼續油然而生的新希望，只好當它是一種幻想。我是一個怯懦者，常在寂寞中諦聽自己心裏微弱的聲音，偶而也把它們組成一串不成調的樂曲，對自己嘲笑，對自己所不敢於正面反抗的社會投擲一顆不響的炸彈！

希望，使我的靈魂痛苦！希望，敲打着我的骨節！華盛頓、拿破崙的勳業，對於我已經成爲一樁神話。然而，我仍然必須保有希望，用它驅除內在的卑劣的情操，用它洗淨我的心靈，用它來更堅強地對待赤裸裸的現實的人生！

沒有希望，就沒有努力！我愛希望，我有希望，然而，我不甘心受希望的騙！

創作與喜悅

李棉

沒有創作經歷的人是不能理解一個藝人完成一件作品時心靈上之喜悅的。

每個人都有感情上的喜悅與悲哀，遇到可喜可悲的事而引起情感上的激動，原是人類的共通性，商人之驟獲萬金與官吏之晉升爵位有同樣的喜悅，但這種喜悅的程度若與兒童用木凳子搭成「火車」時的心情相較，則後者的喜悅，却非意外獲得財富或晉升高官的人所能比擬。商人得財與官吏晉爵那種的喜悅，是任何人可以想像的，從少女得了一襲心愛的服裝便不難聯想到一個商人賺得一筆鉅額的資產時的心情。

商人之得財富而感到滿足，他的喜悅是寄托在財產數字上的，於是這財產的數字就是他的一切，假使他喪失了這財產的數字，他會因此而自殺，一個投機商於旦夕之間可以狂歡或痛哭，即使在喜悅的時候，他也有患得患失的顧慮，但兒童搭成了一個「火車」，他除了在精神上感到自我滿足以外，却沒有一點功利的打算，這正如一個藝術家於完成一件藝術作品時的心情相同。

詩人爲了一字一句的推敲，不惜窮年屢月，其

經之營之的苦心，並非爲得失打算，藝術家往往用全副心靈甚至以畢生的精力，以從事一件製作，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他的生命，古代往往有一個雕刻匠用一生的光陰雕刻一座盞，或者一座玉的樓閣，在一些淺視者的眼中看來，這幾乎是近於愚蠢的事，可是作者完成了他的精心得意之作時，他可以從他的作品中感到他底精神的永存，而激起了高度的生之喜悅，雖然他所付的代價是太多了；但是我們知道，傾一國之財富不能使一個人的生命多一日之延續，精神之永存不滅，不是用物質可以換來的，一個鐵匠縱使變成了鋼鐵大王，而他心靈上的快慰却不能比之於一個有偉大作品傳世的貧窮的藝術家。

人們可以從一件作品中發現一個作者生命力的永存，但不能從資財中感到一個大富翁的精神不朽，物質上的富足不能比之於精神上的滿足。一個窮困的藝人他可以感到自我完滿，他的完滿不是自驕與自大，因爲他以全副精神來製作一件藝術品，當他達到成功時，他的喜悅是深沉的，是內蘊的，亦非旁人所能理會的。

宗教家的以身殉教也許祇是心靈的自滿吧？

工作的飢渴

還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我就歡喜做事。像學校裏的值日生及糾察員，我總是很盡職地做完我應有的職務後方始回家。其他壁報的編輯及自治會的幹事，我也總是自告奮勇的請求先生們分派職務給我，而我也總是很完滿的，很負責任的幹完我應該幹的事。近來雖然年紀一天一天地長大了，但是對於做事的興趣，却也是一天比一天覺得濃厚。不過我小時所以喜歡做事，都因為有「錦標」在鼓勵我如整潔比賽和秩序比賽，現在我喜歡做事的動機純粹是興趣。我以為做事是最光榮的，並且我更喜歡事情忙，因為我覺得「忙」是更神氣更光榮的。這點觀念幫助我利益不少，我常在無事中找事做，掃掃地理運書也是好的，因此養成我愛惜光陰的習慣。

去年哈同路某小學徵聘英文教師，擔任小學英文而以中學生為合格。當我發現新聞報上的廣告後，我立刻就去應徵，我瞞了父親哥哥，偷偷地拿了高中一年級的成績報告單去應徵。當時我從沒有同

社會直接接觸過，更沒有應徵而做事，所以當到了該小學校門口，我全身開始緊張，我不敢敲門進去因為裏面正有三數位先生等着我；我害羞進去應該因為裏面有許多小學生看着我。我始終拿了成績單及高二的學籍證在校門口來回地踱着，始終沒這個勇氣闖進去。最後應考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都毫不猶疑地闖了進去。我懊悔，我慚愧我沒有大丈夫氣概，我還是深深的受了世俗的影響，覺得應考做事是羞恥的。當宣佈人選已經決定的時候，我不覺得緊張，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足以害羞，我深深地懊悔我坐失一個絕好的做事良機，因為我的成績單上印的全是「最優」而我又是最早到的一個。「往者不究，來者可追」，雖然第一次失敗，但是我從失敗中檢討失敗的緣因，得到了寶貴的經驗，這個經驗我想絕不是一般公子哥兒所能化錢買到的。在第二次嘗試時雖然仍沒有成功，但是不成功的要素不是胆怯，不是害羞，而是我不够清爽。

仍是去年，某報招收報童以清寒學生為合格。我也是個隱貧的兒子，自問是很清寒的，所以我又去應徵了。這次我將上次的經過全盤告訴我的父親及告訴我這次還想應徵。父親完全同意，同時指導我和主攷人談話時應有的禮貌。我一一牢記在心中，毫不猶疑的報了名。而主考人約我第二天上午九時去館裏面談。當晚父親又叮囑了一番，我還偷偷地背了人拿鏡子當做主攷人，很有禮貌地實驗了幾遍。第二天，我八時半就到報館裏等候這位主攷人王先生來談話。我必恭必敬地等了一個半鐘點，這位王先生姍姍來遲，招呼也不打一個，頭也不點一點，一面在挖鼻孔，一面在抓剛理過髮的光頭，胡亂地問了一陣。結果說了一聲，「不合資格」轉脚就走了。我本想問何以不合資格，但是一想我不合資格，合資格的一定比我更清寒，那我就讓我清寒的人做，也就大失所望地回來了。這次仍舊失敗，我將當時談話的經過情形統統告訴了父親，父親鼓勵我下一次有機會時努力。但是我埋怨父親是個「書獃子」，教我以小輩見長輩樣的禮貌，很謹慎的態度去和一個毫不懂規矩的人談話，我心裏很不平

去和不如學校裏校工的人談話。然而我也實地體味到人類的虛偽做作，報紙上整天整夜刊載一切道德文章，而實際上却不如不識一字的鄉農。經我父親的鼓勵後，我對做事仍沒有失望，我照舊每天看各報分類廣告的徵聘欄，但是不是資格不够就是時間沒有。這次民國日報招收報童我也想應攷，但是有兩天時間實在抽不出而作罷。

現在我還有兩個至可尊敬的朋友在新聞報館裏送報。他們每天清早起身就到報紙分派所取報，不管下雨括風，他們從不脫漏地挨戶送達，完差之後就準時上學。他們做事的精神使我欽佩，他們刻苦耐勞，他們不愧是中華學生。我們應該拜他們為老師，跟他們學習。某天，隔壁的鄰居也就是我從前的同學發現該兩位送報的朋友在送報，用輕謔的語氣詢問我是否是事實。我當時氣極了，我想他家裏并不十分富裕，整天除了上課外就一直在弄堂裏閒着，東看西玩地不知做一點正經事，我直截了當的回答他：「假如我有機會，我也是要送報的」，這位自視富貴的鄰居自討沒趣不響地走了，此後也不再提及此事。

現在我的學校裏課餘就聽到美國學生却怎樣的舒適，而我國學生却怎樣的吃苦。他們埋怨國家不富強，父母不掙錢，而他們沒有知覺他們的觀念思想是錯誤的。像富強的美國，舒適的學生固然有而吃苦的也不在少數。他們有許多替富人家牽狗，替富人家當差；而貧弱的我國，學生不但不知吃苦，而儘量地冒充富貴，但求在享受上，娛樂上媲美美國。我們應該在享受上常常和比我們更窮的學生比較，在服務做事學上應該永遠和美國比較，蘇聯比較。美國和蘇聯人民永遠地忙着，從不浪費或虛度光陰，他們抓住光陰。我們却讓光陰很快的從腳下溜去，我們祇希望富貴憑空地降臨給我們，而不知努力地去做事。這一點，「機會」觀念是要不得的，應該及早更改過來。以全世界最苦的人為我們享樂的標準，全世界最忙的人為我們做事的標準。做事是件最愉快的事情。我常常以為做事是最光榮的。父親每天清晨出去辦公，到傍晚方始返家。

願不再為官

，我覺得父親是光榮的，我羨慕父親的忙碌。雖然我們還是在求學時代，一切當然談不上自謀職業。但是有多少學生一天到晚閒着，東遊逛西玩玩，從不愛惜光陰，自以為父母富裕，足夠坐吃一生。這是中國人致命的病症。我們都應該自食其力，不吃爺飯穿娘衣，況且有許多父母手頭也很拮据，我們何不利用空閒的時間幹點正經的事，一方面彌補家用或者自出學費，一方面我們的德性經驗也可隨做事而增長。目前或者無正常的事可做，但是揩揩桌子，理理書籍也總比空閒有趣味，有意義得多了。

我希望我現在能有一個不妨礙學業而適當的事做，如教師、送報、打字等任何瑣事，一則固然可以掙些錢補足家用，一則可以增加我做事的經驗和技能。做事是應該當一樁「事」做，不懈怠，不懈怠，我們應該站在崗位上盡職認真地做。我希望我有事做，我更希望每個人都有事做。如此才對得起父母和國家。

九 煉

青年們碰在一起，總愛訴述自己的抱負，大致希望做大官發大財。我是青年，當然亦有我的希望，雖不會夢想成爲大腹便便的財主，却因受了「學優則仕」的影響，確曾發憤求學，希望做個出人頭地的大官。據說官場混得法，亦能兼而發財，名利雙收，一舉而兩得，何樂不爲。如今則有「商富則仕」之說，認爲發了大財亦可兼而得官。話固如此，但憑空求官並非易事；我在二十歲上做了親民之官，雖非鑽營吹拍而來，却也省不了一些小背景，二十歲還是孩子，自管尙感不足，何堪治人，然而私願已遂，妄論其他。可是求官難爲官更難，回憶當年，爲了做官必須「造」履歷，填資格，背經歷，着實化去不少心機，剛出校門，資格尙可勉強敷衍，經歷則無從談起，當然不能和眼前的參議老爺一樣，洋洋乎一大篇，因此祇能不了了之，好在單憑背景，一官半職自無問題，其實那位要我「造」履歷的上級，未免太多事，反正是應應景兒的花樣，何不乾脆省去，何況明知我剛從學校中出來，無經無歷，豈不有心跟我搗蛋？第一天到差，那位上司與我素來相識，但是那天偏愛瞎打官話，他說：

〔通論〕願不再爲官

「剛從學校出來的，往往缺少工作經驗，希望你以後好好的學習，認真地服務。」

我心中在好笑，但表面上礙於「階級尊嚴」不得不鞠躬如也，唯唯而退，我根本是抱定學習態度才來的，正想學習實際經驗來證明「官場現形記」中所描述的種種醜態是否真確，既然有心而來，當然認真服務，何必多言。從此我「認真服務」居然「好好學習」，儼然以官自居，至於做什麼官，此處可略而不談，反正是官就行，何必分門別類。

以初行涉世的孩子，遽然負起最接近民衆的職務，應付上自有相當困難，稚弱的心靈，經不起重重打擊，在工作上顯得無限苦痛。假使認真以法律的尺寸來裁量民衆的行爲，似乎人人有坐木籠，吃囚糧的可能，倘撇開不管則有虧職守，漸漸地才覺悟到我實在還需要「好好」學習，幸經那位有交情的長官，不惜指點迷途，讓我學會了怎樣以裝聾作啞來處理工作，不久果見宏效，我漸漸懂得「等因奉此，起承轉合」的訣巧，可以不受上責，不遭下怨了，做官能做到「皆大歡喜」的地步就有辦法，因此我「官運」大通，不上二年已是「委任四級」

，廿一歲的「主任老爺」，真正了不得！

然而，實在不值得高興。官愈大，煩惱亦愈多。從來有一句俗語：「無官一身輕」，那時候才相信「話不虛傳」。

從前比你地位高的，一旦降爲你的下屬，當然於心不服，他們當面奉承，背後罵你黃毛小子。待他們客氣，會批評你無用，待他們嚴厲，會咒你驕縱，甚至有意捏造許多虛事來中傷你，使你啼笑皆非。官一大，對同僚，對上屬，對社會，處處不容易應付，長官担負不了的責任，可以輕輕往你身上一推，有了功績，傳令嘉獎的却不是你，有難辦的事，他可以套一句「等因奉此」，令你「仰即遵行」。有不可公開的事，則不惜擺起笑臉對你說：「我們撇開公事不談，彼此都是兄弟」看了那副萬事全休的嘴臉，你能不答應麼？爲前程，爲「面子」，不含糊亦得含糊，反正人生在世，難得糊塗！

我升任主任那天，幾位同僚滿嘴公道前來道賀，可是我決不致信任他們的甜言蜜語，不久前與我競爭最烈的，不是他們麼？在上司面前罵我「狂妄」，詛我是「危險份子」，不也是他們麼？目今我

是上官，他們是下屬，却不約而同的對我換了一副嘴臉，可是我毫不願見的，就是這種醜態，因此彼此間形成一種極勉強的微妙局面。

官字兩只口，據說一口對上說好話，一口對下罵混蛋，爲官者不可缺一，否則不够圓滑，然而官一大，兩隻口全有兼職，除去媚上壓下外，一口還忙於演講調解，另一隻口則又忙着赴宴會吃大菜，所以爲官者，整天合不起嘴來，也是一件煩惱事。

別以爲演講，吃大菜容易，事先要擬一篇又圓滑，又漂亮的演詞，就須大費心力，尤其第二天，當你看到「聽者動容」的字眼，得當心頭暈而嘔吐，吃大菜時須更沉着應付，否則不免上當，結果因爲「情面難却」而害得自己心神不寧。

「裝聾作啞」亦有行不通的時候，俗語所謂國法不離人情，一旦人情重於國法，立即使你手足無措，進退兩難。譬如某甲得罪某乙，而某乙是一位有大「面子」的人，他譴你將某甲拘捕重重懲處，那時的週折足夠你麻煩，反之，在國法重於人情的場合，更使你費盡心機，假使某罪犯，經有力者從中說情，那末法與情，你將捨棄何者？光是這些難

題，就可令你澈夜雞眠，食而無味。

好心腸的人什麼事業全可做，惟有官不可爲，俗語所謂「衙門之中好修行」，明明反襯出官場中的殘酷不平，我時常懷疑，法律爲什麼要定個死刑，人類立法的本意，是否在置人於死地，記得幼時看過一部連續畫，題名爲「咬奶記」，描寫一個劇盜於臨刑時咬去他母親的奶頭，這實在是寓意深長，悽慘動人的故事。若使此盜不死，或許能够成爲完人，然而法律不容他再有懺悔的機會，於是不得不將滿腔怨憤發洩於二行利齒，因此我不愛多看這

談 希 望

在人類的生活上，「希望」也佔據着一個重要的部份，而且「希望」也是與生俱來的——一個人呱呱墮地以後，就帶來了「希望」。嬰孩在襁褓之中時，雖然不會說話，但他也有「希望」，那就是希望他的媽媽多哺些奶給他吃。孩子稍稍學會了說話以後，看見了別的小朋友手中有玩具弄，有糖果啖，他小心裏對他的爸媽當然也希望給他買玩具

些囚徒們，失去希望的陰沉沉的眼，甚至有過非非之想，認爲「文明」僅是外表漂亮的犯罪，爲官者無異是滿身血腥的劊子手。

以上僅是個人浮淺的觀感，當然各人有不同的志趣，不同的抱負，區區是四百度近視，淺薄狂言，不足憑信，本來千萬世事，莫不利弊相輔；官不能爲，自有其大可爲處，誰有雅興，不妨一試，我雖是不善逢迎的官場敗將，但是別人做官，毋任歡迎，因爲「官不可爲」，祇是我的偏見，「不再爲官」，亦僅是我個人的不值一笑的小希望而已。

饒軒渠

和糖果，孩子上學了，也有「希望」，希望的是教師能多給些分數。小學生如此，中學以上的少青年那就更進一步，除了希望分數及格以外，還希望早些混到一紙畢業文憑。這些都是小孩子和少年們的「希望」。

普通社會上人們的「希望」呢，比方做生意的人希望「生意興隆，財源茂盛」。莊稼漢希望春來

下種，秋來豐收，要是遇到旱天，就要希望老天下降甘霖，使他們的苗田不致枯槁，使他們的耕耘功夫不致枉費。做官的希望升官發財。又如一般老百姓受了多年刀兵之災，亂離之苦，不由得希望「國泰民安」等等都是。就是幹了壞事的人，如暴盜，竊賊以及「民族罪人」的漢奸之輩，一旦拘解法院，受法律的裁判時，也有「希望」，那就是希望法官老爺會給判決「無罪」。

「希望」是人有的，不是可以明白了嗎？但自己希望自己這樣這樣，就是別人對他們的親戚朋友也希望如此如此。

本來人類有了「希望」，然後才有進步，「希望」其實就是求取進步的表現。不過「希望」也有「理想」的和「實際」的兩面。大概一班少青年們的「希望」多半是理想的成份要佔多些。因為他們到底都是血氣方剛之流，對於現實社會缺少理解，對眼前所有的事事物物也缺乏判斷力，所以他們放出來的「希望」也就成了不易實現的「理想」。例如他們對國家社會的希望之類。當然「理想」也不能算是壞事，但這班少青年們往往因為自己所有的

希望意見不得實現，就要悲觀，就要失望，這是萬萬要不得的。

那些中年以上人們的「希望」却比較能合於「實際」。因為這班人畢竟世故深，見識廣，所以他們的「希望」，多半能不落空。

不錯，「希望」都是存在人們的心的深處的，若要希望見諸實際，必須配合行動，否則希望，希望，終歸只是「希望」而已！

我在這兒不妨舉個例子。比如我國抗戰，為的是要反抗暴日對我國侵略，以謀獨立解放和自由。當抗戰發動之始，最高領袖蔣主席曾提出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八個大字的口號，這個口號其實也就是最高領袖的「希望」，因為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弱國」要抵抗「強國」的侵略是異常艱難的。所以他要全國人民一致動員，一致奮起，齊向「最後勝利」的目標前進，經了八年的奮鬥，終於實現了他這偉大的「希望」。

國家大事如此其他各事更不用說了。我們希望各位朋友的「希望」——假使各位都有各自的「希望」的話，都能實現，都能達到目的！皆大歡喜！

錦囊妙計

淡雲

在三國志中，描寫諸葛亮用兵，指授機宜，常預留三個錦囊妙計。又如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大概就是預備了三個方案。諸葛亮的錦囊妙計，就因為臨時拆開來看了，如法泡製的，可收奇功，所以，由此而可貴了。

然而，此三個錦囊妙計，或是三個方案，如何預備，倒大有問題。如果預備的牛頭不對馬嘴，像做文章的不切題目，徒託空言，就沒有什麼效用的了。

俗云：「三個臭皮匠合個諸葛亮」。打開天窗說亮話，如果真能認真地預備，就能預定了三個錦囊妙計之後，決不會急來一團糟，動說沒有辦法，以致左支右絀了。所以，預備錦囊妙計，未必十分困難，難在不肯預備；或是媽媽虎虎的敷衍了事。

以我看來，這三個錦囊妙計，就是成功的三要件，「計劃」「準備」與「決心」，任何事實的成功，都由於「嚴密的計劃」，「充分的準備」以及

「堅忍不拔的決心」！

中庸上有一段說：「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言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這實是顛撲不滅的道理，千古不易的原則。一個人，對於一切事情，先經過思慮和計劃，那麼，不至臨時手足無措了。

在事業開始的時候，應該抱有充分的興趣，和取勝的決心，腳踏實地去做，有了良好的開始，鞏固的基礎，才能有良好的收穫。

我們辦理任何事情，在擬製計劃的時候，眼光要像望遠鏡一般，看得越遠越好，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如果觀察不透剛愎自用，隨便抓住一點，膠柱鼓瑟的蠻幹起來，將來進程中障礙甚多，很難達到預定的目的；或陷於失敗的深淵，莫能自拔。

新的理論，固然須要講求的，但是，舊的經驗，亦應該借重，所以，要期望一種事業的成功，應

當參酌理論與經驗後去動手，依照計劃，否則，必有「此路不通」之感了！

在實行計劃的時候，眼光又要像顯微鏡一樣，以「兩知三因」為準則，兩知就是「知彼知己」，三因就是「因地，因時，因人」。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懂得某一事的「背景」和「環境」，看得愈澄澈，越細密越好。這種精深緻密的觀察，可使前後左右的環境，纖屑畢露，毫無遁形。然後放手幹去，自然不致有重大的差誤，以期完美的成就。

做事要「言願行，行願言」。說，是極容易的，若只顧順口放大砲，開了空頭支票，而忽視了「兌現」，那是極大的損失。

在計劃中，是確定目標與步驟。計劃擬定之後，必須再進一步做，來準備達到目標的圭臬；縝密的思慮有效步驟，那麼，才能在事業進行的時候，從每根毛孔裏，迸出一種力量來，從容不迫的來駕御事業，由是才能使工作做得周密，達到最完美的地步。

一個人事業的成功，固然要靠他的聰明才智，然而，聰明才智不能充分的發揮，却先要看他是

不是認識自己，信仰自己。換句話說：就是有沒有自信力；有沒有決心。

計劃的進行與實施，固賴於自信力，而另一方面更賴堅忍不拔的精神，照着計劃邁進。

做事有了決心，即使事業內容愈複雜，亦決不望洋興嘆，不致改途易轍。

沒有計劃與準備的人，就好像失掉了指南針的一隻船，茫茫地飄蕩在大海中，永遠摸不到一條正確的航路；無疑的，總達不到成功的目的地。

做事有錦囊妙計，宛如舵之於舟，就能够始終把握得住，雖則碰着驚濤駭浪，也能衝過失敗的深淵，登上成功之岸，於是人生變成豐富的，愉快的，藝術化的人生。

大多數的人都羨慕諸葛亮的才能，他的錦囊妙計。俗語說：「羨慕他人釣魚，不如退而結網。」的確，我們如要成功，就要切切實實的，認真的預留錦囊妙計，檢討過去失敗的緣故，以策來茲。縝密詳細的計劃，充分的準備，堅忍不拔的決心，才能把握着成功的樞紐。

「做到老，學到老」

潘之華

我是一個職業青年，在我未加入社會以前，我雖也會受過專科以上學校的教育，可是一經涉足社會，便是在感到自己知識不夠，學問不夠，尤其到了經過服務社會好多年的今日，更使我深深的體味到學問確是利人自利的工具，不學無術是不足以爲人。現在我雖然有了可以充份解決自己生活的職業，但我並不以爲滿足，我仍舊要本着「做到老，學到老」跟「學無止境」的古人名言繼續不斷爲學問追求。現在乘着覺悟以路爲題，公開徵文的當兒，特地寫這一篇「文字」來根據我個人觀感所及，向當前一般職業青年同志們作一個懇切的忠告。

現在的人類社會，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的境界，而是一個無限的知識的與技術的綜合體。人們要參加這個綜合體，要參加社會活動，要參加社會的生存競爭，便先要有知識與技術的基礎。這種知識與技術的基礎，其水準因現社會文化日新月異的進步，也就跟着在一天一天的提高，因此一個人

就不能有一天不追求學問，不然他的知識便要落後，他的技術便要退步。當我們在學校裏求學的時候所學得的不過是一些提綱挈領的原則而已，如果我們拿現實人類社會精神的物質的文明進步情形來看，不要說中國普通學校的因陋就簡，專門學校和高等學院的有名無實，就是到了將來教育很進步很發達，學校的制度很完善很圓滿，學生在裏面也只能學到一點普通的學問，學到一點普通的技術，只能達到一個初步的程度。所以青年從事研究學問不一定要在學校裏的事，却是終生做不完學不完的事！

可是目前一般在職青年，有一個普遍的現象，便是離開學校，一經找到位置，僅僅足以糊口的位置，便自以爲心滿意足，再也不肯再在學問上技術上苦心研究求進步了。又有一種心裏依賴着「年功加俸」的制度，以爲只要當在一個工廠商店或機關之中，逐年總要求加薪水，同時也可以隨年月和薪水增加而提高了地位，於是對學問技術也不肯注

意研究學習，加之環境的黑暗，人事的傾軋，生活的糜爛，有深學問，精良技術的人，並不一定能夠得到較好的地位和報酬，因此人人在心理上造成一種得過且過的觀念，這種現象的存在，使事業永遠不能改進，從而影響青年本身以及社會國家前途至鉅，這是多麼可怕啊！

因此我要大聲疾呼忠告一般職業青年同志，應該從速打破得過且過的惡習，認清學問是立身的根本，在幼年時候，沒有機會造成良好的基礎，到社會任事的時候，飽受了種種的痛苦應該在任事後，積極圖補救，不應該採取消極的態度，苟安度日，使自己的痛苦無期限的延長。要知道古今中外於任事以後，繼續苦心研究而獲得成功的人不勝枚舉，他們也在黑暗的環境之中，打破重重困難，下着努力研究的決心，最後終於獲得成功。人家不是三頭六臂，能夠獲得成功，為什麼我們不能成功呢？

我們不必研究自己的地位高低如何，任事後我們仍應該認識「學無止境」，永遠繼續不斷的學。就我們擔任的職務有關係的方面來說，譬如你是現任法官或律師，那末你應繼續研究法學和其他跟法

律有關的社會科學，你如果是一個工程師，那末你應該研究工程學，銀行家研究銀行學。地位低一點來說，你如果是一個小職員，那末不論在銀行、公司、機關或隨便什麼場合服務，只要你的態度是忠心的，不是自滿或驕傲的，研究與工作有關的學術，是絕對沒有多大困難的，假使你不願將來從你現任職務上求發展的話，那末做律師的研究文學，做工程師的研究法律，銀行小職員研究政治，因為個人的興趣與天資不同的緣故，困難雖多，但爲了未來的發展，不得不研究。對於這兩種研究學問的態度，前者可說是以學識治事實，以經驗證學問，可以精益求精，使工作與學識完全配合，後者是工作與研究既不能配合，有時就難免發生困難問題，但如果能夠利用工作以外時間聚精會神去研究學術，那末只要持之以恆，三年五年修習研究，對於學問技術的進步也很可觀的，不過也有好多人，認爲有了職業，自己學習的時間，總嫌太少，研究不出什麼結果，寧可糊裏糊塗的過去，這便是大錯，須知學問的進步是很緩慢的，開始的時候覺得更慢，等到研究得有了門路，才慢慢的感到興趣。如果對某

一種學問，能够恒久的加以研究，支持到十年二十年，那末即使是一個學徒出身的人，日積月累，逐漸進步，到了第十年上，也能與大學或研究院出來的學生相等。等到有了成績，有了把握，對原來工作不生興趣，而要掉換一個較好的工作，也沒有什麼困難。

怎樣對待丈夫

——婦女身邊閒話之一——

我曾經聽見過許多已婚的男子，在抱怨着他們的妻子，總是刺刺不休地批評她們道：雖然她們是一些賢淑節儉的女子，很懂得怎樣治家，怎樣教育兒女，可是却不知道怎樣對待她們的丈夫，往往弄得做丈夫的感到十分苦惱。因為在她們中間，有的抱着一種野心，喜歡干涉到丈夫的職業或事業上的種種活動，越俎代謀，替丈夫決定一切。有的却具有一種固執的偏見，特別是對待丈夫的一些親友——在她們不感興趣和印象惡劣的那一些人，也不管他或她是丈夫最親近的父母以及多年的老朋友，都是存心歧視着，不是直接阻止自己的丈夫去和他或

職業青年同志們！你不要以為現狀是够滿足了，你的前途正具有無限的光明，快快下決心，揀着你有興趣的學問去刻苦研究，把你造成一個更有用的人，這正是你應走之路啊！

朱恆如

她來往，便是用種種間接的方法向他或她挑釁，逼得他或她終於和自己的丈夫斷絕來往。因此丈夫們便會感到左右為難，如果不問皂白，一味地袒護自己的妻子，那末不但將引起人們的惡評，而且將遭受衆人之怨，唾罵不已，假使撇開妻子置之不顧，這樣妻子將大發雷霆起來，認為故意和她搗亂，損害她的尊嚴，勢必至於要長時期的吵鬧下去，把整個家庭鬧得烏烟瘴氣。

然則做妻子的究竟應該怎樣對待她的丈夫呢？無疑地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現在我姑且把我個人膚淺的意見寫出來，聊作討論這問題的引子。

【通論】怎樣對待丈夫

一個妻子應該知道她丈夫的希望旨趣，尊重他個人的自由而不去侵犯他，讓他自由在去發揮他的才能，盡心竭力地從事他的職業或事業。如果不是做丈夫的願意把他自己職業或事業上種種問題自動地出來和妻子商量，徵求妻子的意見，妻子最好不聞不問；就是他日常所做的那些事情也不必去加以盤問以免感到不快，厭煩起來。然而在他的職業或事業上遭遇到挫折；當他感到十分煩惱的時候，妻子却不能不去安慰鼓勵一番，好使他頹喪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很勇敢的去跟那不良環境搏鬥。

一對男女結爲夫婦以後，當然彼此之間的親友都變成雙方所共有的了；既然如此，一個妻子對待

她丈夫的親友就應該像自己的親友一樣，相處得十分融洽，時常和他們來往來往，即使遇着有什麼不愉快，誤會了的細小事務發生，那末也不妨漫不經心地讓它很平靜地過去，這樣，久而久之，凡是最關心她丈夫的那些親友，都自然而然會像待她丈夫一樣地對待她了。

總之，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做妻子的只要能够反躬自省，極力矯正一切自私的惡習慣，夫婦間的情感，自會恒久和睦無間；在家庭裏也無誤會，充滿了祥和喜悅的空氣。這樣，不僅她丈夫因獲得「賢內助」而感到十分滿意；同時妻子也可以說已經懂得御夫的藝術了。

一個反響

谷家寶

——讀「怎樣對待丈夫」後——

讀了朱恒如先生的「怎樣對待丈夫」一文後，心中頗有同感，但尚有商榷之處，爰抒鄙見，提供讀者討論。

原文云：「——有的抱着一種野心，喜歡干涉

到丈夫的職業或事業上的種種活動——有的却具有一種固執的偏見，特別是對待丈夫的一些親友。」我以為這幾句話，多少是有點未能與事實吻合。大凡一個女子，差不多都避免不了有個「小心眼兒」

，所謂小心眼兒也者，也正是她的長處，在她的心目中，除去對自己的愛人（當然是她的丈夫）處處關心外，別的事可以說皆沒有什麼重要，而且皆沒有什麼值得關心，惟重要關心到丈夫，所以無論丈夫的一舉一動，都自然而然地要去顧問。這是她出於心裏的愛護的熱忱，本意未嘗有絲毫野心去約束他。但一班自高自大的以女人為無足輕重的丈夫，往往用一種輕視的眼光去看她，認為她的顧問為「干涉」，為「不應該」，為「越俎代謀」，曲解好意，誤會用心，以致感到十分苦惱。這根本是咎由自取，這個責任怎麼能夠叫做妻子的去負呢？

所謂「以固執的偏見去對待丈夫的親友」，這在做妻子的本身，當然是免不了的，但是大多數還是由於環境在無形中促成的居多，請看今日的一般不管是新舊式的家庭裏，就以做婆母的來說罷，閉口閉口都是她的女兒比她的媳婦好；昨天在女兒面前剛談到想做雙新鞋穿，今天她便買好送來了，多稱心！媳婦呢？只會買東西送到她媽那裏去，儘管我告訴她想買甚麼吃想買甚麼着，她總不能立刻辦到，晚上兒子回來了還要吵着要錢，他辛苦了一天，

跑回來一點都不能安身……做婆母的這樣待媳婦，其他的親戚（丈夫家的）還有什麼說的。所以，一個妻子對待丈夫的親友不能差強人意的和善愉快的緣故，就因為各人的心裏有了這麼一條鴻溝，大家存心歧視着，感情自會一天一天的惡劣起來了，這個責任又怎麼能叫做妻子的一個人去負呢？

至於尊重丈夫的「自由」不去「侵犯」他，夫不「問」妻不「答」，以免丈夫感到「不快」而「厭煩」，這種太近理想而不顧事實的話，在不幸做人家妻子的人，有時實在辦不到，因為她愛他，所以要關心他，再由關心他才去動問他的，我們現在不是正熱烈地在高唱男女平等的口號嗎？動問丈夫的一切，不是妻子本身應有的自由嗎？假使做丈夫的什麼事都我行我素的不願妻子去動問，那這個丈夫不是為着自身的自由，簡直是在妨害他人的自由了。

還有：「……一個妻子對待她的丈夫的親友就應該像自己的親友一樣……」這當然是對的，可是，丈夫的親友不能像待她丈夫一樣地待她呢？能，則相處自然會融洽，不能，那麼話又難說了，因

爲「敬人者人恒敬之」，做妻子的一直在被人歧視着，還要她委曲求全地去攏絡人，而得到的又只是些冷嘲和熱諷，長久下去，恐怕沒有一個這樣任勞任怨的女子吧？

最後，還有妻子是丈夫的「內助」，她除去操持家政的義務外並負有事前事後安慰丈夫勸戒丈夫的使命，而帝制時代祇供君主開心作樂不能說錯一句話的廢妃式的妻子，根本就談不到是「內助」。



散文

小主婦

紫芝

十年前，我離開了父母的家，開始作小家庭的主婦。那時我剛走出中學校，眼看着許多同學去升學了，而我却放棄了課室走進廚房，踏上了女人所慣走的道路，倒也並不悲傷。把舊的環境和生活的方式完全改變了，這也會使一個十七歲的年青人感到興趣的。

我們那個小家庭裏，除了我們夫婦外，還有一個年老的姑姑同三個女傭。雖有六個人，但在這裏，我常常覺得是最寂寞的。白天我守在家裏沒有什麼事可做，空閒得無聊，有時也走進廚房，看看傭

人煮飯燒菜，覺得做菜也有相當趣味，於是我也嘗試着做一兩隻，成績如何是不管的。一天晚餐時，他對我說：「今天小陳的蝦仁燒豆腐做得很好，你嚐嚐看。」他說着便舀了一些送到姑姑碗裏，我嚐了一點故意跟着說，「的確還好」，這時燒飯的小陳站在一邊暗暗地笑着。姑姑也不知道這樣菜是我燒的，也附和着說：「小陳難得燒出一兩隻可吃的菜，還是少誇獎她兩句吧。」說得小陳不禁吃吃地笑出聲來。

自家燒的菜吃起來覺得別有風味，也彷彿是一

文章是自己的好」一般，從此我每餐必得到廚房裏去燒菜，於是我便這樣的走進廚房。「回到廚房裏去」已不爲一般知識女性所同意的今天，那「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的俗例，亦早爲人忘却，其實女子進廚房正是女子家庭生活的一部份吧。

我在廚房裏學習了一個時期，居然任意爲之的能燒多種小菜了，而且吃慣了自己燒的菜，吃別人燒的總不合味。一年後，我有了一個孩子，不得不同廚房生疏了。因爲珍愛孩子，便把整個的時間放在孩子身上，雖然相當辛苦，但我的生活却充實了許多，同時我們家裏的空氣也跟着活潑了許多。至此我才知道養育孩子的確是女人的天職，雖然有痛苦，但也有相當的安慰。生而爲人，爲什麼不勇敢地担負起「家室之累」呢。

這樣平凡的生活過了不久，抗戰開始，我們的家被毀了，一家人帶了一個女傭逃避入山。在山中雖然得了一個暫時棲身之所，但一想到可愛的家已不復爲我們所有，現在流亡在外，成爲無家可歸的一羣，看見山裏農家，闔家團聚，不免悲從中來。後來姑姑去世，我們來到上海租了一間房子，又算

是重新有了一個「小家庭」。於是一隻碗，一雙筷子都得重新購置起來，吃力之至。人們爲了他的家，舍辛茹苦，到底爲了什麼事，真是不可思議。世間多少有才智有抱負的人爲了家的負擔而鬱鬱以終其身的，比比皆是，真是人間的悲劇。我們夫婦雖然是凡庸的，但也有過一些小小的理想和志願，現在爲了現實生活的壓迫，那些理想一天天在我們的腦子裏褪了色，成年累月祇在爲生活爲家庭而掙扎。人生的意義真從何談起！

我有一個表姊，她是抱獨身主義的，讀完了大學，便留在母校服務，像她這樣，似乎比較終日做家庭奴隸的人幸福多了，可是她也有她的苦悶，她同母親弟妹住在一個屋子裏，然而她覺得那個家不是她自己的，住在那裏不服貼，她在言語間，甚至羨慕我這樣辛勞的操持家務，比她的生活有意義，這又從那裏說起。

我的小家庭生活，屈指已屆十年，十年中的酸甜苦辣，所謂「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以後的生活環境將如何變化，不想也罷。

家 變

家！我的家是一個不幸的家！

當「八一三」戰爭爆發時，殘酷的戰神，把我們僅有的小產業——是父親十餘年來心血所建立的一家小工廠——在飛機和大炮的轟擊下完全毀滅了！從此以後，我家就陷於不幸的狀態中。雖然骨肉仍聚在一起，回到我們的家鄉——鎮海去避居。可是父親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商人，在鄉間「手不能拿，肩不能挑」，既不懂田地的農務，也不勝任種菜植瓜的工作。而我們祖上又無遺產，這樣，僅僅藉着一點由逃難中帶回來的錢，克勤克儉的度了二年清苦的歲月，已經覺得難以支撐下去了。我家有七口：上自祖父年紀大了，自然不勝負重家計；母親是儒家出身的，根本不會勞力；姊姊已十六歲，她比較懂得一些家中難處，所以她就在這年起自願輟了學，以減少家裏的負擔。同時，她還拚命的學做網花（即西人用的發紗網窗帘，多是鄉間姑娘繡成的）以作補貼家用。其時我和妹妹都幼小，我們只

知成天玩耍，在學校裏不用功讀書。所以我家的千斤重担，差不多是父親一肩荷着。他是一家之主，家裏發生困難，要他設法來解救；有時候周轉不靈，就變賣傢具彌補了。這個年頭的這付重担，他真挑得好苦呀！

戰爭到了第三年的初春，不幸的事又降臨到了我們的頭上，祖父病不久，就去世了。隨着我和妹妹都失了學。因此，父親的愁容更深了。他就在三月中洗動身，重來上海。結果，在一家五金店裏充任帳席。月入區區，不敷家支。這時，我的姊姊，她不耐煩在鄉，而也不受母親的命，她就直接到上海來找工作做了，之後，不知是誰介紹她到一家有名的酒樓去當侍應者了。父親得知後，恨之切骨，他詛咒母親沒用，會任她出來，現在她做這種事使他的面子失盡！其實，母親也惡姊姊，因為她個性堅強，她不能阻止她不出來，一個母親何嘗歡喜一個女兒賺錢來養家呢？但是堅強的姊姊，正因為堅

強的性子，使得父親難於克服，所以他更痛惡母親了。而姊姊過着燈紅酒綠的生活，就在這時起開始了，她每月收入甚豐，除一已開銷之外，所餘的都寄回家來，雖然父母還是不樂於接受呢！

同年十月，我也到申，進一家工廠作練習生。父親的意思，以爲他經商失敗，恢復難能，所以讓我去學些真實的技能，將來做做手藝也可平安生活。「做工」對於我倒也無所謂，因爲我的學識淺陋，有何大事可做。不過，當眼看到家境慘澹，和自己的姊姊爲了饑餓受人家的卑視和侮辱，實覺憤憤不安，所以有時候想到傷心處，不禁潸然落淚了！以後，我甚至患了失眠症，夜不成寐，愁思縈繞！

自從姊姊當了侍應女的職業後，父親的心裏開始轉變了。他抨擊母親，十分利害，常常說我家不幸都是母親弄糟的，他藉口放縱姊姊，敗壞門風，而不體諒母親是否願意姊姊這樣去做，同時對於姊姊過這種不得已的生活，衷心有多少苦楚，也不知道。他是憑着他的理智，說他無論窮到如何地步，情願自己挨餓，也不肯讓他的女兒去做侍應女的職業的。這話經姊姊聽到後，幾次向他辨白，說她是

潔身自好，爲生活而奮鬥的，何苦冤怪母親呢。但父親固執得很，絲毫不改，而且敵視母親的目光益顯兇猛了。不到半年，出於意料的，他突然跟另一婦人接近起來了。據說他因爲痛恨，所以要這樣做，他不管環境已經到了什麼地步。可是這消息傳到母親的耳邊，她簡直氣昏了。是的，她愛家，比什麼都愛，她一生的目的，無非希望能夠光門耀庭爲滿足，所以她的行爲往往逃不出「三從四德」的舊規。而現在父親給予她的酬報，却使她碎心！她又不會設計，或用一個手段來感化一個男人的心，她只憑着她的一顆創傷的心，流露着一副哀愁的面孔，來對付傷害她的敵人——父親。雙方的感情，日壞一日，結果成爲「破鏡難圓」了。

雖然姊姊以後終於出嫁了，到現在她已是二個孩子的母親了。然而家裏的堂上二老呢？却還是那末的相互敵視，怨苦連天！這空氣姊姊的力量不能够打破何況我呢？唉！父親矛盾的心理到極點了。勝利以後，河山重光，景象一新，而可惜我家的情形，却依然是這樣的黯淡而淒涼！

這是誰給我們造成的呢？我一想到這裏，不管

倭寇已經向我們屈膝，我們就可以饒恕它了，撫摸着舊瘡的慘痛，我正要食鬼子的肉，來息我的恨，

客中歲月倍思家

彬 吟

成千成萬的人，都各有一個自己的家，那怕這家是最破落的，最簡陋的，可是它在人們的心目中，總是最甜蜜的最溫暖的——在家中，人們的身心有了着落，精神得到了慰安。

流浪的人，飄泊在天涯，他們的夢魂却長駐在老家，隨時隨地，他們會觸景生情的憶念起自己的家，這憶念是甜蜜的也罷，是辛酸的也罷，總足够令人回味，使人神往，它的誘人的魄力，超於一切，它能緊握着你的情感，控制着你的靈魂，有時候，你敵不住它的支配，不由得你不跋涉山水，千里迢迢，回去看它，世上多少游子，飄泊數十年，結果被情感所驅使，仍然回到老家。

至此，我也不由得想起我的家了。認識我的人，僅知道我的家在蘇州，是的，家在蘇州，我所親愛的人，父母弟妹，全在那兒。它是可愛的，常在

平我的氣！

家！我的家是一個不幸的家！

那裏吸引我，可是，它不過是我們飄泊生涯中的一個駐足點吧了，一個旅站吧了，真正的老家，却在那邊隔着滔滔江水的彼方。七·七事變起，爲着避難，我才得和它有三年的短聚。這三年，却是人生中最可貴的一個天真的童年時代，它作了我三年的樂園，在那兒，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有我的手痕足跡，在那兒我幹過許多現在不能再幹的趣事。它會像老祖母一般的庇護我，任我嬉遊，夏天的晚上那園子裏的螢火蟲，冬天的早晨那階沿下的小雪人，一切的一切，它使我留下了永遠深刻的印象。

現在我常會從天邊的一朵白雲下看見它，也會從我自己閉着的眼睛裏找到它，它都是那樣——安坐在綠水悠悠青山如畫的大自然中，古老的籬旁似乎有黃葉兒飄飄，也許我那唯一和老家作伴的祖母，正倚着面對原野的後門思念她的飄泊的孫子。

八年了，我和家分別以來，不知是否無恙？勝利消息初傳，我第一件高興事是以爲可以對老家再作一次探訪，可是至今勝利還未將平安和幸福帶上故土，家，仍棲在一塊動盪和罪惡的土地上，不能歸去！

世間不知有多少人，也正像我一樣的家啊！流浪的人們今天不回家，明天不回家，總有一天他們會重投入你的懷抱的。那時的你們有的或許健在，

玉蘭樹下是我家

窗外那棵高大的玉蘭樹已長出了無數的花蕾，象牙似的潔白，中間有幾朵早熟的更伸展了她們的雪衣，吐露着郁郁的氣息。

去年，也當這樣的季節——玉蘭花將開的時分——我離開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這雖爲避難性質，但我在這個時節中却飽嘗了天倫之樂，這是侵略者所賜予我唯一的恩惠。

我的家是在一個幽靜的農村中，前門外是一片碧綠的田秧，在右邊的阡陌上高聳着一棵玉蘭樹，

〔散文〕 玉蘭樹下是我家

有的或許受創，有的或已燬壞，但在這兒，游子們總能默想一些幼年的情景，憑弔一會逝去的歲月，知道這只是幻夢般虛無飄渺並不能握着一絲往事的痕跡，但是游子的心情或能得到一點暫時的溫暖。

家啊！可歌可頌的家！自古至今，你使詩人的筆下憑添多少資料，你使流浪的英雄流過多少眼淚，而你又使常在你懷抱中的人得到多少安慰和幸福！你太偉大！

凌雲

這棵樹還是我父親童年時所手植的。家屋的右側是一條晶瑩的小溪，曲折地流入大河，從後門出去，經過十餘步的石磚路，便是幽雅的竹林，這是我童年時的娛樂地點，也是我們「家」的一部分，至今尙留有許多幼年我留下的痕跡，竹幹上的刀跡至現在仍非常的清晰。

家是一個值得留戀的地方，尤其是對一般遠離了她的人們，更覺得家的甜蜜可愛。

我家的環境很是清靜，建築也不壞，但是式樣

完全是老的，不過地方很寬闊，所以大家倒也不感得她的古舊。

我是難得歸家的，這次歸家當然更受特別的歡迎，尤其是童年時喜和我打架的弟弟，顯得更與我親近，整天的拉着我到竹林中聊天。隆隆的飛機聲雖常常驚走了鷄鴨，但我們仍始終在竹叢中下着棋，聊着天。原野上的春風雖吹涼了我們的手，然而我們仍然靜坐着，聆聽着瑟瑟的風聲。這樣，有時整個的上午都會消磨在竹園中。

我們眼見太陽爬上了竹叢，也望着烟囱中升上了幾縷炊烟，但我們仍坐在竹林中的石檯上，直等到母親來催我們去用午餐，才踏進了大門。

除了一些葷腥是從街上買來以外，其餘的菜蔬都是從自己的田中採來，所以吃起來特別有味。而且吃的時候母親老是微笑地將豐美的菜肴送入我的盆中，妹妹却有意和我淘氣，時時和我搶吃盆中的菜肴，這更使我們覺得用餐的可口，這種趣味在家庭以外是不易嘗到的。

下午的生活更富有韻意。弟弟是個喜動的少年，因此剛放下了碗筷，便忙着尋鶯鶯，找麻線，拉

着我一起出去放紙鳶。他在原野上奔着跑着，鷹箒揚得更高了，他興奮地號叫歌唱，汗潤濕了他的額角，面頰上也浮起了紅色。家鄉的春風增加了弟弟的興緻，也加深了家的樂趣。

我對於釣魚這一個娛樂倒很覺有趣，坐在清澈的大河邊，放下了魚釣，靜悄悄地凝視着水波。大河中的魚雖然很小，但數量却是非常的多，所以時常滿載而歸。同時，妹妹對捕捉蚯蚓的事特別感到有興趣，因此這個玩意兒可謂是我們兄妹三人合作的。大多數的魚都送給頑皮的小玳瑁當點心，偶而也有幾條很肥的鯽魚，於是便請母親烤煎，作了我們一客豐滿的夜餐。在自己的家鄉嘗親手捕來的鮮魚，真別有一番說不出的風味。

玉蘭樹下更是我們留戀的地點，我們愛玉蘭花的皎潔，也愛它極文雅的香味。它溫柔而嫵媚，象徵了我故鄉的家。

童年時的我是挺玩皮的，有一次人家告訴我油炸玉蘭花片是非常香脆好吃的，於是我便設法爬上了樹去採取玉蘭花，但在一個不留神，卻從樹上摔了下來，雖幸而不會跌傷，然而腳上的皮膚却破了

爸是有喝早茶的習慣的，睡醒起來，便非上茶館去不可。由是他便悄悄地開門出去了。

局勢愈來愈緊張了，家鄉劃入前線，十九路軍二五六旅翁照垣手下的部隊，全由這兒開赴火線，接着而受傷的却大批的送來，塞滿了醫院。

母親的病勢一日重似一日，藥石無效，終於在一個砲聲隱隱傳着的清晨呼吸了最後一口氣。

從此後，我是一個失恃的孩子了。午夜夢回，想起母親貢獻於家的精力的偉大，對待兒女的慈祥，問寒噤暖，無微不至，而今永訣，家便不健全了，而兒女也不復能有依依膝下的天倫之樂了，不由的熱淚奪眶而出。

離開母親死後僅三星期，戰神很快地光臨到我們的頭上，演成了一齣做夢也想不到的大悲劇。

戰局終於急劇的變成不利於我方，跟着撤退的軍隊而來，便是日軍大編隊的轟炸機羣，開始了盲目的大屠殺。早上，聽得頭頂有隆隆然的機聲，灰白的機身迎着朝陽，映出了一個紅色的圓圈，三架，六架，十×架，敵機呀！

拍！拍！拍拍拍拍……連珠似的機槍聲。

屋瓦上猶如落冰雹似的發出了破碎重濁響聲。從門外趕回來的爸，氣急的告訴我們，快把棉被疊在桌上，人，躲進桌子下。

轟！不遠的地方發出了一聲巨聲，而震得很厲害。稍停，又接着轟轟的響了兩三次。

「不對！轟炸了。快隨我躲到後園竹林去。」爸當先，姊姊隨着，我最後。掏出久備不用的鎖鑰，很順利的打開了後園門。

我的一足還未跨門檻，只聽得天崩地裂似地一聲，眼前一黑，泥屑、瓦礫、灰塵，沒頭沒臉的擊打到頭、臉、身上；此時神智已模糊，非但辨不出痛楚，也忘了方向，不由自主的回身向後轉。忽地一聲尖叫，袍子的一角已被姊姊拉住：「啊！不能……快到這邊來！」

機聲漸遠，知覺恢復以後，爸頹然地坐在一塊石上。灰泥混雜黏住的臉上，老淚汨汨而下。

「完了，完了！這一份家。」他悽然地呆望着。眼前的家，已是一片瓦礫的修羅場！數十年慘淡經營的家，如今只落得如此。倘母親地下有知，想必也要為之痛哭吧！

從此再也不能見花樹絢爛，燕語鶯啼；也不再能在炎暑瓜棚夢夢，嚴冬圍爐笑談了。

更不幸的是敵騎將至，遂只能離鄉背井，逃到鄰省戚家去安身。三月後，淞滬停戰協定成立，乃得重回故鄉，再振家園；可惜已少母親，家庭的樂趣索然了。只是老父一方面辛勤地工作着，以低微的新給維持着一家的生活。一方面兼代了母親撫養的責任，使無母的兒女，重行得到溫馨的滋味，家庭間漸漸地又走上了復興之途。——這樣平靜地過了五年。

姊姊嫁了。我也結束了學校生活，預備踏進社會。老父却還吃力地爲謀父子倆的衣食而工作着。霹靂一聲，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了，接着便是「八一三」滬變繼起，戰禍迷漫了廣大的土地。

家鄉因爲離滬很近，素爲行軍衝要之地，這一次不能例外。整日整夜，軍隊在調動，工事在趕築；而敵機則一日數次或多或少光臨着。

是天將傍晚的時候了。敵機突然出現在空中，我方高射砲開始施威，而敵機的槍彈、炸彈、燒夷彈有似撒豆樣的儘量放射了下來……。

我家屋後的竹林中，忽地一聲炸裂，跟着磅礴煙氣迷漫開來，霎時便火光融融，不可嚮邇。

正在風爐上燒着稀飯的我，不顧一切衝到前面，老父正慌忙地提着小提箱跌撞地走進來找我：「走吧！屋子不能顧了，一定完了。」

父子倆走出屋子，火柱已從廚房裏冒了出來。似乎飛機已遠去了，驚魂甫定，走了幾十步遠，戀戀不捨地還回頭瞻望我們的家庭，已是一片火海，鄰家也已波及了。啊，天哪！

路上看見被轟毀的家是觸目皆是，有幾家也正在祝融光顧之中。老父默然低垂着頭在前走，提着箱子的手很厲害的在抖索着……。

逃出了虎口，安身何處？家只能在夢中追尋了——父子倆只能到上海「租界」上戚家去暫住。

那一天，國軍西撤以後，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還在奮勇抵抗。夜之神張開了巨翅，飛到了蘇州河旁。由於日軍總攻擊的序幕將展開，這剛晚的河岸顯得格外淒涼，砲彈的火花在空中交錯遊行，聲震屋宇。戚家附近河旁，恐慌的程度也時刻在增加着。冷不防一顆榴霰砲彈貫穿三層樓頂而下，至二

層而達下層爆裂了開來，一聲驚天動地的巨聲，接着彈片紛飛，到處破壞着什物、板、壁……。一家人四散奔避，魂不在身。及至塵息聲止，才敢走出探視。只見老父已倒臥在血泊之中了。

懷着極度悲痛的心情，趕忙僱車將奄奄一息的老父送到最近的實隆醫院，不待醫師到來檢視，他已痛苦的永別人間。

啊！我還能再說什麼呢？爸，你能放心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孤兒流落在滾滾的人海中嗎？

記得媽死以後，家雖毀滅，但還有老父領導着，多少還有些幸福和溫暖的獲得；他依舊重組了家

路

魯迅先生生前曾給「路」下了這樣的一個啓示：

「地面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於是便成了路。」

魯迅先生是我國文壇上，也是思想界的先進，他的話有許多的青年人受他很不小的影響。不過我以為他老先生這句話應該有個補充。我以為路固然

，慈祥地撫育着兒女倆。如今家又在暴敵的手中毀滅了，想不到更奪去了僅存的老父，我們的創痛，豈是筆墨所能形容萬一的嗎？

從此孤零一身，「飄泊天涯我無家」，任歲月遷移，也只能在流浪的史頁上多劃上辛酸的記憶。

八年抗戰終於達到了最後的勝利，我的流浪史也暫告一個段落。只觸景生情，十四年前第一個家的影子，似乎還清晰地留在記憶中；八年前的第二個家的影子更不能忘懷了。

可是爸爸媽媽，敵人害得我們「家破人亡」，如今雖得到了清算的一日，你倆却怎能知道？

姚天羽

要走的人多了方能成它一條「路」，但是也需要有人去開闢，否則荆棘滿途，誰肯去走呢？打個比喻：上海的一條南京路，現在早已成了繁華的中心，熱鬧的去處，人們摩肩接踵，熙攘往來；但是在老老遠遠的過去時代，誰知道却是沃無人烟的荒野莽莽的地方呢！要不是後來有人（可恥的是，這「人

「是外國帝國主義者！」去開關，還會有人去走嗎？還能有它的今天嗎？又如新大陸，現在也早已成了世界交通的孔道，然而要不是有人去開拓，又怎樣會有這個結果呢？

這二者，都可以作為「路」需要有人去開關，然後才有人去走，然後才能成為「路」的最適當的說明。

當然，我承認魯迅先生對於「路」的啓示，是頗有含意的。他老先生是告訴人們：世界上沒有一

轟炸中的粵漢路

那是廿七年八月間的事。

我爲了一種任務必須從長沙到廣州去。當時粵漢鐵路每天遭敵機轟炸，但因爲工作，我不能不在轟炸中鑽進從漢口開往廣州的亂紛紛的火車廂，走上那條維持着海外與抗戰腹心的交通要道。

從長沙到廣州往常祇需要兩天時間，這次因爲路軌每天被炸，在隨炸隨修勉強行車的艱難情形之下，八月十二日由長沙開出的火車，直到二十日深

條走不通的「路」，只要有人去走。換句話說，也便是在鼓勵人們，放出勇氣，去走他們要走的「路」，而不要顧慮「此路不通」！他老先生的苦心是很可令人感佩的。但照上面比喻看來，能够接受他老先生的指示的恐怕很難得有人，他們不是在開路之先劈面見了「此路不通」的字樣而回過身去，便是走了半路又不敢再向前走了。所以要使人們能够走他們的路，而且能够使他們走得爽快，還得有人能够給予他們一個熱心的引導！

李 棉

夜才抵達銀盞坳車站，而且這裏便算是終點了。因爲前面的鐵橋被炸毀了，鐵路也遭遇了空前的破壞，短期內再沒有修復通車的可能，旅客們無可奈何，只得一個個擠出車廂。

那時正落着傾盆大雨，天空是黑黑的，銀盞坳的車站早被敵機炸毀了，臨時搭成的蘆葦棚子，作爲車站辦事處，裏面掛着兩盞昏暗的汽油燈，透過密層層的雨絲交織的網望過去，燈光週圍化開了兩

個迷迷糊糊的黃色光圈。車廂外面的世界彷彿一個墨汁缸，跳下火車的人伸手不見五指。在距離燈光較近的地方，看見許多灣灣曲曲的鐵軌離開了路面，堅在空間，有的彎作弓形，有的捲作螺旋式，枕木不知去向了，地上有無數的大小凹塘。

我們一行四個人是在車上臨時結識的伙伴，在艱苦的環境裏，大家是那樣的痛癢相關呀。我們互相照應着，提着行囊，在凹凸不平的泥漿地上扶着，擠到那擁滿了黑壓壓人影子的蘆棚子邊，我從站長那裏問明了怎樣去廣州的路線，然後四個人摸索到長途汽車站。那裏早擠滿了人，呼號聲鬧成一片，由於車輛少，人太多，大家拚命搶登汽車，於是有些失了行李，有些女人上了車而失落了手中的孩子，可是就在那搶地呼天萬分緊張的時候，車子不顧一切的開動了，車子裏哭喊喧天，但這種時候誰都顧不了誰。

我們四個人擁在車門口，但一下子被人潮衝得失去了聯絡，我用足了氣力，擠到車窗口，把行李往車窗裏一擲，自己也跟着跳進車廂，昏昏沉沉地彷彿在做夢。我們的伙伴上來了幾個人，東西失落

了沒有，在黑暗中一點也不知道，於是我試着提高嗓子叫道：「密司脫洪，我們的人都齊了嗎？」想不到他居然聽到了，他在一個角落裏答道：「大概齊了。」我又追問一句：「東西呢？」「少一件。」「什麼？」「你的箱子。」我心裏知道他在開玩笑，但忍不住問了一聲「真的嗎？」接着他同另一個姓孫的在角落裏傳出了笑聲。

夜雨不停地在洒，汽車瘋狂地在黑暗中衝，人在車廂裏顛簸。

車子開到江邊，江邊上高高地掛了汽油燈，燈光下面一羣亂糟的人，對岸是廣東清遠縣。今夜我們就要過江到清遠縣去投宿。我們四個人集攏了，點齊了行李，然後僱了一隻小舢板渡江。那時已經夜裏四點鐘，寂寞的江面上浮着三三兩兩的小舢板，對岸的星星燈火倒映在水裏拉了很長一根垂直的亮線。雨已經小了，稀疏的雨點子灑在我們身上臉上，是那樣的清涼可愛，但我們的口裏是太渴了。

四個人坐在船上，誰也不說一句話，也許是不願意擾亂這寂靜的夜空，好讓我們過分緊張的一顆

心得到片時的寧靜吧。小舢板划到江心，我仰望夜

血 路

朋友，真幸運，我們能够在此相見。

諸君曾否聽見有人在怨嘆：「生不逢時」？我認爲這種人未免太頹唐、太沒用，一個有爲的青年千萬不能有如此要不得的觀念。不是嗎？早有人說過：「路要人走出來的。」眼前正是空前的偉大時代，不去奮鬥，怎見光明，不踏遍荊棘，何來康莊大道呢？一粒種子，一束鮮花，我們不該忘去「不計收穫，但問耕耘」的名言。

也許有人不願再聽這些老氣橫秋的迂話，那末，讓我來講個血淋淋的故事解解悶。

民國三十年四月，正是春滿江南的季節，用不到諱言在敵人的「春季攻勢」下，浙東一帶有五六十個縣城相繼淪落，那時我與李君等六個有家歸不得的青年，正浪跡在某縣附近的小村裏。其實不是輕重的蠻村，但敵人捨不得放棄，原來其中正有一段令人痛心的「因緣」。

空，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九 煉

那兒有二千不怕死的男女農民，賦性强悍，集合起他們的烏槍土砲，着實可與敵人拚個你死我活；半年來，憑着我們六個人的信心，希望將這支實力孕育成保國衛民的鐵軍。然而，國父曾經說中國人愛家鄉甚於愛國家，這羣半開化的山民却也患上了這個通病，他們在迂腐的鄉紳領導下，決定「先禮後兵」認爲敵人沒有妄行，不妨和平相迎，否則不惜以武力相見。這些還在做着「真命天子」之夢的愚民幹得出什麼好事，當然我們不忍眼望着半熟的菓子任人採去，最後決定——走！

時機已迫，與敵人前哨相隔僅僅七里，而且雙方已有初步「談判」，那天夜間我譯出S君送來的最後一個情報，祇有六個字：「敵索頗急速走」於是我們六個異姓兄弟，緊一緊草鞋湊湊揮別那有着半年心血的蠻村。

月光黯淡得令人心跳，稻秧在微亮中搖頭。各

要道上滿是自己領導出來的「同志」，他們倚着槍在徘徊，但決不是賞月，亦不在車水，的確確是在爲家鄉効忠，眼見這四千條有力的臂膀，情情願願地投向自滅滅人的絕路，誰能漠然視之呢！

循村後小道越過某山口，即可到達S君的連絡處，然而，天啊！我們在那小山口遭遇到廿餘個預伏着的禽獸。

世上自有人類就有鬥爭，爲了生存就該將眼前的敵人殺去，誰害怕，誰毀滅。一霎間我們散伏在黑暗中，六支駁壳開始有計劃的射擊，於是大量的槍彈在我們頭頂飛舞，朵朵火花激蕩得午夜並不沉寂。從火藥的爆發中，間有淒慘的呼號，啊！夥伴的身影一個個在倒下去了，那臨死的慘呼，是在向正義哭訴，我憤怒地抹一抹眼淚，跳出去射完最後

如此「天堂」路

彬 吟

三月二十九日放假一天，這天恰巧是星期五，我想後天便是禮拜，只須在星期六請假一天，便可回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州去玩兩天了，

一粒子彈。

年青的朋友們，我又要流淚了，痛苦嗎？決不，因爲我又在懷念那五個死去的伙伴了！然而還得告訴你故事的尾聲。

那晚我的生命從血泊中被S君奪回來；天沒亮蠻村中有數百不願屈服者，掀起了暴動，侵略家失敗了，愚蠢者醒悟了，予打擊者以打擊，予欺騙者以欺騙。死難者的血畢竟開出了火紅的花朵！

我用淚眼眺望那遍塗鮮血的小路，心中祇有一個信念：「循血路走向生存！」

現在以往的血跡尚未乾，再過幾天將是犧牲者的第五個週年，朋友，我很想痛快地哭一天，然而且慢笑我太孩子氣，我還得告訴你們，那些死者從沒有說過：「生不逢時」！

可是這幾天又偏偏下雨，雨天，在上海的馬路上走，還不覺得什麼，在蘇州可不同了，那石子路一高一低地，滿是泥濘，而且不易就乾，我既到蘇州，

當然不得不出門玩玩，看看久別的朋友們，叫我走這種路，豈非糟糕？

是二十八日晚上，我這麼担心着，可是天幫忙，次日一早，我醒了，側耳靜聽時，聽不見滴滴搭搭的雨聲了，一骨碌翻起身，拉開窗帘，和暖的陽光正照射進來，看看馬路上，完全乾了，一陣高興，不禁莞爾。

忙了一個上午，下午搭電車往火車站，我立在司機人旁邊，看看兩條電軌，在日光下閃閃發亮，抽長了又縮短，縮短了又抽長，巨蛇般彎彎轉轉扭曲着，車身叮叮噹噹搖搖擺擺地從上面滑過去，司機人兩眼釘着它看，一刻不離，今天明天，今年明年——如果我是他，我就得發瘋。

上了火車，在靠窗口竟有空位子，我便坐下來，車身慢慢地動了，然而它只是顛動着，顛動着，又像前進，又似後退，我如果不是看見窗外的樹木房屋，向後飛轉，我還斷不定車子是往那邊開呢！

人都是自私的，當每逢小站停下來時，站着的人們就得算算路程，嘆口氣，顯然是不勝疲乏，可是，我從未看見過誰立起來讓別人坐過，於是我明

白，在火車上的這一段路途還未做到謙讓時，則在人生百年的旅程中，就絕不想有自己退讓一步方便他人的日子！

蘇州到了，下車排隊而出，踏上了蘇州的土地，這姑蘇之路呀！在我像重逢了闊別的友人般親切，然而困難也就來了。

在上海走慣平滑的柏油路，走上了蘇州的石子路竟難以移步，而且這一帶的石子路又鋪得高高低低，穿平底鞋還難走，何況我又穿了高跟鞋。有眼色的車夫，七八十來個包圍了我，遂坐了車，雖然他們的討價比從上海到蘇州的火車票價貴了數倍。

嘿，石子路上坐黃包車比坐火車還顯得難受。

坐在我前面的車子上的人，腦壳子前後左右一顛一擺的，像是銅絲繞的頭頸，我想這人打瞌睡了，要不翻到車輪下去才好，可是我立即知道，我是想錯了，這完全是石子路在作怪，因為我略一注意，覺得自己的頭也受了石子路的影響，竟不聽我的支配。

蘇州，它充滿着特有的古色古香，早晨在小菜場賣蝦兒魚兒的鄉下姑娘是可愛的，獅子林的石洞

是別緻的，虎邱山的古蹟是值得憑弔的，……它有一點不好？可是在我心中總覺得有一個缺陷，却說不出究竟來，忽然間，門外有載重的貨車走過，發出了與上海不同的隆隆的響聲，每一秒鐘都像在跳動一下——於是乃恍然大悟。

到虎邱玩去，往虎邱這條路比較好走，就只灰塵飛揚。

登山頂，回頭看山下小路，在五色燦爛的田野中，連接不斷地成了一根曲線，人們像螻蛄般在線上匍匐前進，看看我們來的馬路乃是大彎大曲而來，使人們不知多走許多冤枉路，我想，從那邊直線的過來，略略繞過一些小河低丘到虎邱不是近得多麼？可惜人們只知走上自古以來千萬人所走的老路

緬懷我在坎珂的路程中

父親生前常常這樣說：「人生在世界上無異是做夢，有錢有福的人做了一個好夢，窮苦的人做了一個惡夢。」雖然是老年人的感傷話，不足為青年取法，因為這樣的觀念足以挫折青年的銳氣。但是

，無形中吃虧不少，為什麼不想另開一條同樣可達到目的地的捷徑呢？

上山的路，建有石階，使人們可拾級而上，可是好奇者偏偏行不由大道，而從山脚下橫衝直撞攀草扶木的爬上來，爬了一段，氣喘了，看看上面，削壁一般，往下看看，又無路可回，掙扎一會，也只爬到半山，還只得一步步地仍舊往回退了，至此我對於另闢新路的想法遂發生了懷疑，但記得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地上本無所謂路，而是許多人從上面走過去，便自然成了一條路」，乃釋然，乃有了勇氣，乃恢復了希望！

為了工作，匆匆間，我又來申了，每日在虎口似的馬路上往返！

李文忠

我曾經在這坎珂命運的路程中才不過，雖然現在已能舒展一口鬱悶的氣了，然而我在坎珂的路程所經歷的，不妨作一次回憶的報告。

我在幼年時，同樣有慈愛的父母，但當時也不

知道是人生最幸福的時期。可是禍患的神降臨了，他把我的慈愛的母親攫去了！如此我就開始在坎珂的路程中彳亍，而不斷的躑躅！

是年在滬戰（二二八之役）的十月，我母親以產後喪亡！我開始受後母的凌虐，自己心靈上有了個大的創傷，比了生母在時無殊是天壤之隔。我對了母親慈愛的遺容暗自哭泣，我在夢中看見親母依然噓寒問暖的護待我。金鷄叫了夢也醒了，枕邊滴了許多淚珠……我在這樣的慘愁中經過了五年！

抗戰了，虹口開始着中日的戰爭，敵艦不斷地向浦東發砲轟擊，日本的飛機也來轟炸，父親的汗血錢都給人家拖欠一空，這時人家都逃難，父親却沒法逃難。後來國軍撤退了，敵兵開始登陸，我們一家不能再不走了，拿了許多可拿的東西開始逃難——逃到租界上去，到了碼頭，有幾個扒手把我們的東西又偷了些去——唉！這些沒有良心的人啊！

哥哥替我們在滬西借了一所骯髒不堪黑暗得很的平屋，每天祇吃些麵，因為沒有米可買，我這時又悲痛着我命運的惡劣，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父親有時跑到老遠的浦江邊上眺望，但是祇能看到

浦東的上空一片紅光——火燒！

據報紙上說浦東精華區已燒燬了，我們祇有悲嘆！後來聽說浦東交通已恢復了，就再行回到故鄉，幸虧房屋沒有破壞，偷去許多東西罷了！

這樣我的家就貧窮了，我也失了學，幫助父親謀生，這是我第一次幫助父親的謀生。

未幾我父又開店營業，我亦開始學醫，業成懸壺問世，那裏知道我年輕而又給人妒嫉，受小人暗算，不久有一個姓姜的偽衛生警長，以查問偽內政部部照為由，要加以敲詐，我處於牠的惡勢力之下，就祇能自動停業，這姓姜的小漢奸，牠的妻是妓女出身，牠的女兒也在半公開地普渡衆生。沒有牠，我也不至於重入坎珂的路程。

我無法行醫，便祇能在偽市立的小學擔任教員，過着淒清的教師生活，是我廿歲。那裏知道在五月裏，日軍在浦東忽然半夜裏封鎖起來，我沒有存糧，當時約有七天的時間，我忍不住幽囚生活在夜裏爬出日軍封鎖的鐵絲網，依然去做小學教師。

「命裏犯了癩行灶，走盡天邊吹火通。」我所經過的路程——我過去去生命的路程，永是坎珂的路

！坎珂的路上，有荆棘，有陷阱，有美麗的毒草，有猙獰的毒蛇，但是明知這路是坎珂的，可是使盡我平生的力，還不能越出這範圍。

我重又脫離了學校回到我的本業，向醫學的方面謀生，比較的好像又能舒適一口氣了。那裏知道敵人退敗已入沒落的階段，而美機時時襲滬，前年十一月廿一日把東昌路炸得七零八落，死傷了二百餘人。我幾乎在那天掛彩。這受炸的路上凌亂得什麼似的，斷的電綫、磚瓦，飛起的泥土、破木器，東昌路上的居民都逃避一空，我的醫務也不能維持了，聽到警報便得逃避到鄉村去。

我實在不能再株守了，既沒有病者求診，我那裏能有錢維持生活呢？轟炸我不怕！這許多許多的人，難道炸彈一定要和我這落魄者親善嗎？但沒有米是最嚴重的問題——於是開始無目標的流浪，到一個鄉村市鎮去。

我籌借了幾個旅資，開始流浪了——那時我以為總能依靠了我的技術而謀得吃飯地，但事實是相反，非但沒有一個子兒的進益，白化費了幾許借來的旅費，連苞米粉也買不起，對鏡自照，黑瘦了許

多，唉！地球是很大的，但是爲什麼一個人的生活却如此不容易呢！我這樣地發出一個愚問。

我無法可想再度回鄉，那裏知道走到洋涇，却每一店家扯上一面青天白日旗，貼着許多標語：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我對着橋頭站立的東洋兵望望，我疑心在做夢——後來沿途聽到人家說，日本投降了！我自笑是桃花源裏的世外人了。

回家後，遇見到的人十有九總是歡歡喜喜的，有的放爆竹有的敲鑼鼓，我在他們的歡笑聲中又漸漸地好像病人有了起色，我自喜地說，可以脫離這坎珂的路程，而步武在康莊的大道上了。

事實告訴我沒這樣容易，父親死了，這不啻是我的霹靂，平空地打將下來，我半生潦倒淪落，母親早就悄悄地死去，父親又未曾得過我一些反哺，一些安慰，反而爲了我使他常常掛懸着，以後我即使再要孝順他，侍奉他，也來不及了！我良心的痛苦、責備，我命運的多乖，使我永遠地在坎珂的道路上徘徊、踉蹌！

坎珂的路上沒有幸福，沒有溫和，他賦予我的，是酸痛的回憶，我的心靈上劃着一個創痛的深痕。

崎嶇的世路

尤靜生

生在這世界上才短短十幾年，却已輕輕的染上了一層傷感厭世的氣味；才開始踏上人生的旅途，却已對這旅行發生了厭倦。這固然是我的怯弱無能的象徵，然而這社會也實在使我們青年人失望了。

這社會裏處處可以看見人們爲了名利在爭奪、欺騙。在戰場似的商場上不用說，即使在講究道德的學校裏，給人散心排悶的公園中也呈着緊張的空氣，使得置身其中的人無一時刻能鬆懈能休息。假使你老實一點，隨便一點，就會被人壓在下面，丟在後面，永久追不上前，永久不得翻身。

每當清晨深夜，在無人的地方，獨自冥想，往往覺得自己像坐在一隻小帆船上在渺無邊際的海洋中飄蕩，龐大的軍艦，堅利的潛水艇向自己直撞來；水底下沙魚蟒蛇又在作怪；遠處又有層樓海市在引誘着；雖也有同航的伴兒，却與我同樣的在划着行將沉沒的小船，陷在同一的危運中。又像深入森林中，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雨從頭頂上下來淋濕

了全身；風從身旁括過來脚也立不穩，前面老虎在狂嘯；樹上梟鳥在怪叫，雖然也聽見同行的人在呼叫，却微弱得可憐，顯然他們也和我一樣的乏力。環境如此惡劣，想改造環境吧，自知沒有那麼大的神力。適應環境吧，良知不易，我做同流合污的勾當，逃避現實躲到桃源裏去吧，桃源不知在什麼地方。用自己的力量結束了這苦惱的生命吧，一方面對這世界有一種說不出的留戀，另一方面也沒有那麼大的勇氣。

在這十字路口，我彷徨了不少的時日。精神上的不安，使我日裏就誤了應做的功課；夜裏患了失眠症。我的年青頭上不知幾時已經換了幾莖白髮。陡然發現了頭上的白髮時，雖然因爲自己已經未老先衰而悲從中來，然而從此悟到了感傷是徒然的。我決定要靠信仰真理追求理想而生活。

我知道自己身體與能力都很弱，然而相信自己對於改善社會的信心，至少比身體與能力都強。我

雖沒有能力去打倒那些社會的害蟲，而實現我的理想，自己却不甘放棄理想。當那些凶禽猛獸張牙舞爪向我撲來時，我要以牙還牙以爪報爪盡力抵抗，當時我同理想同境遇的人向我求援也要盡力幫忙。

我也知道自己的知識智慧都太差，然而相信自己對於人羣至少比那些知識智慧都高而利用知識智慧來追求物質享受的人多一點益處。我雖沒有能力

勸人放棄物質享樂的追求，而追求精神上的安樂，然而我自己却要儘量地克制自己物質的欲望，力求心理上的安靜與讀書求學的趣味。

崎嶇的世路在我面前，我不能向後退，也不能企圖冒險地衝過難關。我決定先充實自己鍛鍊自己，然後靠着自己的真實的工作而生活，以真理和理想為目標，一步步鎮定地走上這崎嶇的世路。

貓的命運

張善慶

王家李家與我家同住在一幢四層樓大廈裏面，底層是郵政支局，而王先生也就是該支局的局長。大家因為是同居又兼同事，所以我們的生活好像止水般的安靜。但是漸漸地我們的安靜被那些老鼠破壞了：那些老鼠好像特別垂青王家似的，大羣的聚居在三樓。二樓（我家）與四樓雖也偶或光臨，但是並不久住，而且數目也少，所以倒也並不覺到過分煩惱。但是王師母的大喉嚨，確實賜給我們少許不快。每天清晨她總是鷄啼般的嚷着：「喔唷！皮鞋咬破了。」「喔唷！斷命老鼠把我的襪子啣去一

隻了。」「喔唷！火腿咬得不像樣了。」接着便是死老鼠殺千刀的亂罵。她的嗓子真是太響亮了，往往將我們愛睡晏覺的弟弟鬧醒，因此我的妹妹便給她取了一個綽號叫「鬧鐘」。

一天下午，她從親戚家討來一隻貓，花白的新貓（註）。那隻貓確是很惹人愛憐，躲在地上好像一堆毛球，跑起來又好像一隻鬼子。據說已經捉過幾隻老鼠囉！所以王師母討來請牠做警備司令。那天晚上，我笑着對弟弟說道：「鬧鐘明天恐怕不鬧了。」然而出我的意外，下日的早上，我們還沒有

起床；王師母便來敲我們的房門，因為樓下前後門都有鐵門鎖着，所以我們的房門即使在晚上也不下鎖。她敲了兩下，便把門推開了：「張師母！還沒有起來？辰光已經不早呢……」昨晚上那隻貓捉了兩只老鼠呢。」接着便形容那隻貓如何的跳上跳下捉老鼠。我細看她的神情，即使她的兒子在校中考得第一名，她的歡欣也不過是如此。「王家媽媽！一早去買小菜？」妹妹看見她提着籃子問道：「早一點去小菜場去買買魚看。」

一連有十幾天，總聽得她贊美那隻花貓如何的會捉老鼠，每次總講得那麼詳細，起初我們還好奇的聽她的貓的故事，可是漸漸地我們聽膩了，最後我覺得她的貓的故事比較中訓育主任的話更討厭。

但是這幾天，我們却因為不聽到她的貓的故事而感覺到有點異樣；多疑的妹妹，却怪我在她——王師母——講貓的故事的時候冷待了她。

事情終究大白了。原來媽媽發覺她已經幾天不買魚了。自從那隻貓來了之後，王師母的小菜籃裏少不了魚。現在正是黃魚汛，而王師母的菜籃裏倒不見黃魚的蹤跡。「王師母！爲啥不買黃魚？」

【散文】貓的命運

「吃厭了！」「邪氣便宜，買給貓吃也合算的。」媽媽起那天王師母特地買了一條我們輕易不上餐桌的鯽魚給貓吃，所以這樣的說。「喔唷！不要講起格隻貓了，初來時倒還好，每夜總要捉一二隻；但是這幾天，一隻老鼠也不捉，真是養嬌了，我真不高興拌飯給牠吃，讓牠餓餓，自會捉老鼠的。」

媽回來一字不漏的講了一遍，把我們的不安打掃一光。原來王師母爲了那隻貓不捉老鼠，或者說是捉不到老鼠而不高興。

貓的末日終究到了。一天早上，敏兒——王師母的兒子——來約我弟弟一同上學時，他手中除了書包外還有一個草包，「迷阿五！迷阿五！」的叫聲不斷地從包中傳出來，不用說便是那隻貓了，「這隻貓帶去做啥？」妹妹好奇的問，「去丟掉牠，不捉老鼠，專門偷食，要來做啥！本來媽媽倒不預備丟脫的，那知道昨天竟將一碗紅燒肉吃去半碗，所以媽媽叫我去放在南市荒地上，省得再回來。」「不是牠不捉老鼠，實在你們的老鼠已經捉光。」弟弟好像代貓辯護似的說，「老鼠捉光了！我們也不需要貓了！」敏兒悻悻地說。

「唉！世間可憐的還有甚於貓的命運嗎？」

鞋子的遭遇

我在結婚那年因為做了一套禮服，所以連帶定做了一雙黑漆皮鞋；在舉行婚禮的那天着過一次以後，便與那套禮服一同擱了起來，而且一擱便擱了多年，就是遇着什麼宴會，也懶得把牠再穿上腳。年來爲謀稻粱到處浪跡，那有餘暇整衣潔履，更沒有機會穿禮服着漆皮鞋了。

這幾年皮鞋的價錢貴得駭人，在都市裏着皮鞋的又一天天的多起來，那不一定是一種風尚，大抵倒是因爲着皮鞋便於行路，又較布鞋堅固耐着，在交通工具異常缺乏的今日之上海，一班人步行機會太多，對於皮鞋尤其需要，這兩年上海忽然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皮鞋店，就可反映出需要者之多了。

今年春天一連落了近兩個月的雨，我的幾雙舊皮鞋每天在潮濕的路上往來奔走，壞的速度更快，而且鞋底洞穿，幾乎腳踏實地了。如果要買一雙新皮鞋，可是一個月所得的薪水才够買一雙，因此連

（註——新貓即已經長成的小貓）

李 棉

走到皮鞋店的櫺窗邊看看的勇氣也沒有，於是每天臨出門的時候便想起了那一雙應當配禮服着的漆皮鞋。我拿出來試了一試，卻沒有勇氣跑出去，只得又着上鞋底洞穿的破鞋子。

陰雨的日子一直連下去，我每天於工作完畢返家，總是履襪盡濕，甚至兩隻腳也給水浸得冷冰冰地有點麻木了，我還有什麼理由不着起漆皮鞋子跑路呢？當我剛剛走到泥濘的道路上時候，心裏覺得似乎委屈了這雙鞋子的高貴儀表，又擔心人家會把眼光落在我的腳上。我有意把鞋子弄得骯髒些，以顯出牠原來就是服苦役的，這樣子讓牠踏在污泥上似乎比較心安理得。着了幾天以後，也就不再想到牠原來的身份了。

那雙漆皮鞋不知因爲是「貴族」坯子，還是因爲上了幾歲年紀，耐不住幾天的勞苦，已經皮開肉綻，鞋底與鞋幫子分了家，看來到底不行了。妻預

備把牠扔了，但我因為牠與我有相當歷史，仍然給保存了起來。

記得老畫家顏文樑先生有一雙皮鞋，曾經跟他走過各國名勝之區，後來雖然壞得不能再穿了，却還是保存着。有一年顏先生住在巴黎近郊，一天房東太太乘他外出，給他整理房間時順便把床肚下面那雙破皮鞋丟了。顏先生至今提起那雙鞋子還有點惋惜，我知道顏先生不是惋惜那雙鞋子，而是想從這雙鞋子喚回他過去的年華吧。

女人着的高跟皮鞋有些式樣實在玲瓏可愛，有

十年

——一個肺病患者的哀歌——

我常常這樣想，為什麼老天爺會將這人世間最辛苦最不幸的病加在我的身上？既然將這種病痛加在我身上，就應該早些讓我平安地離開這世界，為什麼又叫拖疲乏的身子讓病魔整整地磨折了十年。

十年了，多麼悠長的歲月啊！

牠使老的死了，小的長大，牠也將我的青春慢

〔散文〕 十年

一年我在一家鞋子店櫺窗裏看到一雙黑鹿皮鑲銀邊的，於矜持中帶着妖艷，看了一會頗有買的意思，但那時自己沒有太太又沒有適當的女朋友可送，只得欣賞了一番就算了，可是不久我同一個姑娘訂了婚，有一次我陪她去買東西，偶然發現那雙黑鹿皮的高跟鞋依然還在，好像有意為我留着的，遂到店裏去試了一試，雖然尺寸略小還是給買了下來，可是着了一次，因為行路不便，就擱了起來。到今天那雙鞋子還是很新的。也許這雙鞋子沒有碰着牠的主人，不能「物盡其用」，而有終身不遇之感吧！

舜年

慢的帶走了。在這十年中，有時我痛苦得想大哭一場，有時我憤怒得想毀滅我自己，然而沒有用，常識告訴我，這一切都是對我病體不利的，我還得壓制着我的感情躺到床上去養，養，一天……一個月……一年……十年。

有人以為養病是一件舒服的事。的確，小病之

後短期的休養，藉以恢復往日的疲勞，可是長期的無窮盡的養下去，你便會覺得這是等於無期徒刑，每天每天我像一頭老貓一樣蟄伏在家裏，吃了睡，睡了吃，沒有思想也沒有希望，眼看着從前一同嬉戲的朋友們一個個從中學跨進了大學，一個個戴上了方帽子後又踏入了社會洪爐，漸漸地他們有了新的事業、新的環境、新的朋友，於是我便慢慢地被拋棄，只好躲在陰暗的角落裏用寂寞的羨慕的眼光望着他們、祝福他們、願他們永遠健康，永遠快樂。他們都有他們的前途了。可是我呢？是誰摧殘了我的前程？是誰這樣輕輕地帶走了我的黃金時代？

有時，我也會懷着顆喜悅的心，溜出門去看上一次電影或是在街頭上走走，但是這種喜悅僅僅是短暫的，霎那間一片陰霾又襲上我的心頭，彷彿有人用冷酷而嚴厲的口吻在對我說：「這是人的社會，你是個肺病患者。你已經失去做人的資格，還在這人堆裏混些什麼？他們都是工作之餘才來尋找一些娛樂的，你做了點什麼工作？你有什么資格來尋

找快樂？」於是我又像一頭老貓一樣蟄伏在家裏了。我知道也許有人在暗中譏笑我，說我沒有出息，不求上進。對於這我也不想辯白，只不過付之一笑而已。人類本來是殘酷的，千千萬萬有為的青年，在戰場上為國犧牲了。他們都沒有皺一皺眉頭。何況一個區區的肺病患者呢？然而衷心愛護我，同情我的親戚朋友們還是很多很多，對於他們我不知道應當怎樣表示我的謝意，雖然我自己的能力太渺小了，不能報答他們。然而我相信上帝是公正的，他一定會降福給他們。這十年來我沒有被病魔吞噬了去，一部分也是偉大的溫情的暖流在支持着，否則我也許早已像雪人見太陽似的溶化了。

直到現在我還是在樂觀的，十年來病魔既然沒有降服我，相信以後牠也永遠不會征服我，我還是要堅強的活下去。瞧吧，青草綠了，楊柳也在萌芽了，一切自然界的生物都蘇醒過來。總有一天，我也會復蘇的。到那時我將儘量地仰天向長空狂笑。朋友們！等着吧！

大哥之死

鈕東

大哥逝世，倏忽已是十個年頭了，時間過去得真快，世事變化得更多，可是我對於大哥的懷念，死後的悲哀，至今不能使它漸漸淡却；相反的，在這世亂兵荒的時代，格外喚起了我鮮明的記憶來，我想如果大哥至今還尚健在，那我也許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徬徨無助，在這艱難的世路中，到處碰壁，到處遭受人們的白眼。

大哥是個從事教育事業的人，由小學而中學，而教育行政人員，二十年如一日，他謹慎，他刻苦，他全能，使得在校時同事欽佩，學生敬仰，幹教育行政的時候，主管長官倚如左右手，而屬下都服他的公平正直，從無間言。

有一次學校裏突然反對一個新來的先生，因為這先生性情非常粗暴，初到校便像要給我們以下馬威似的吹毛求疵，辱罵同學，但在第一次上課點名的時候，便把一個高年級的同學名字叫錯了，他把「湛」讀成「堪」字，這同學當時便沒有答應，點名簿上圍着一個大圓圈，從此他的別字先生的綽號，出了名，背後甚至於當面。漸漸的不肯上他的課，理由很充分，說他讀別字，不配教我們。有時即

使上課，也鬧得非常厲害，使得這位先生很窘。據他自己的辯解：是點名冊上寫得糊塗，一個師範畢業的人，決不至於不認識這字的。但是同學爲了恨他無理辱罵，那裏肯原諒他。有一次正在踢球的時候，這位先生走過去，一些好鬧的同學，便把球照準了他頭部射去，嚇得這位先生，趕快逃進了房間，闖上了房門，低聲飲泣。恰好大哥經過，看到了這情形，便用低小的沉着的聲音，向這些踢球的同學說：「你們也太過分了吧！」一句平淡的話，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力，從此以後，上課的時候，不再喧鬧了，下課後也不再想出種種方法爲難這位先生了，他們背後說：「好厲害！X先生的一句話，比別字先生的打還兇！」「X先生出來說了話，我們以後不可再鬧了。」其實大哥這時也不過是個普通的教員，但是多年任教，一般學生的信仰，生出了如此的力量。

他担任教育委員的時候，辦理的是全縣最困難的一區，同事中沒有一個肯去嘗試，但是大哥不怕這些，他把容易的讓人家做，剩下來的困難的給自已擔，他終於克服了一切困難，把本區的各學校人

事，調整得非常適合，不到一年，成績爲全縣之冠，使得地方人士，同聲讚美，主管長官更給予了最大的信任。

爲了與主管長官同進退的關係，他接受了縣立中學的聘請，學生們聽到了這消息，便都興奮的自動的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迎，這使他感動下淚，更願鞠躬盡瘁於這個學校，他整天毫不知疲倦的教課改卷，從不休息，他對一切同學的關心誘導，使得學生們沒有一個不對他敬仰，同時又親切如家人。

然而大哥的悲劇，終於來到，這也許是一般從事粉筆黑板生涯者的共同的悲劇，爲了過分的勤勞，大哥的健康，突然不如從前了，他常常覺得疲倦，氣喘咳嗽，不過休息了一二天後，便又不覺得了，於是他又照樣工作，但「勞動，又起了同樣情形，同事們勸他省力些，休養一個時期，但他總不肯答應，他說：「暑假期近了，便可有一個較長的休息，免得中途請假，使得學生和學校都受損失。」他的責任心，不容許他半途而廢，何況還有生活這惡魔，從後鞭策他，毫不放鬆，使他像一隻牛一樣，不到最後一步，決不允許他停止前進。

雖暑假還有兩星期光景，他終於病倒了，醫生斷定他是將要進入二期的肺病了，他再不能繼續工作了，在家裏整日躺在床上休息，由一個西醫繼續診治，——他絕對不信任中醫——據這醫生說：是試用着一種最新的療法方法，勸大哥多吃各種滋補的東西，並時時兼用針藥，一時似乎很有效力，大哥自己也非常當心，認爲有效的方法，什麼都試驗過，他靜坐，曬太陽，行深呼吸，家裏的人，都覺得很欣幸，盼望他能早日復原。

恰巧在這時，我走出了學校的門，進了一個機關做事，我寫信安慰他，希望他能安心靜養，再不要爲家事操勞，經濟方面我也可以源源接濟，決不使他感到困難，聽說他接信之後，非常歡喜，對家人說：「X弟也有辦法了，我更不用愁了，可以安心養病了。」隨即回信給我說：「身體日漸恢復，但是冷靜得難受，你來信使我安慰，願你時時寫些長信來，以破我數分鐘的寂寞。」

我在年底回去看他，見他果然與我離家時不同，臉龐日見豐盈，能起坐二三小時，不見疲倦，說話多了也不見得便氣喘，我非常放心，過了年，我

又離家時，他向我說：「你放心：我還想掙扎一些時候，我要把病魔打退，大約再休息兩個月，我就以照常出去做事，我想爲家庭再盡一個時期的責任。」我當時竭力安慰他，叫他靜養。一直到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這幾句簡短的話裏，竟含有無限的悲傷，使我此刻握管時，淚珠不禁潸潸而下。

我常常寫信給他，有時寫得很長，還夾一些有趣的笑話，無稽的傳說在內，以順從他的期望，安慰他的寂寞。他馬上便有覆信，鋒秀的小字，使我立刻便認出是他的親筆，信上總是說，病體日漸恢復，能吃幾碗飯，和喜歡吃的菜，還告訴我什麼人會來看他，他還陪着他們又了四圈馬將。這些瑣瑣屑屑的話，使我看了，很有趣，很放心。

然而不可避免的惡耗，終於到了，在這年四月底，我突然接到了一個從家裏發來的電報，我混身抖顫，趕緊請朋友把電碼翻出：「兄喪速回」。這簡短的電報，猶如晴天起了一個霹靂，這時已在下午六時以後，火車沒有了，一夜無眠，第二天清早方才趕回去，這時的大哥，已直挺挺的躺在那裏，面容像睡着一般，我滿想到家時，將如何悲痛，大

哭一場，不料過度的悲傷，竟使我如在夢中一般，呆呆的注視着，沒有落下一點眼淚。

父親老年痛子，大嫂中年失侶，一羣遺孤——三子一女，最大的才十五歲，最小的還剛會行走，我們的家庭，失去了一個中堅人物，這種悲痛，真是不可言喻的，我不忍多看多想，我匆匆的又離開了家。

然而悲劇還不止此，大嫂爲了大哥病中，時刻不辭左右，也漸漸咳嗽起來了，惡魔的病菌，已侵入她的體內，過度的悲哀，更加速的毀滅了她，同年八月初，也棄了她一羣愛子愛女而長逝。

最大的姪兒，在初中勉強畢了業，便去做不合格的小學教師去了，抗戰軍興便投筆從戎，最近却斷絕了音訊，第二個姪兒，小學畢業就沒有再升中學的福氣，在一家舖子裏當了學徒，三年之後，完全成爲一個典型的工人了，家裏過着非常艱苦的生活，我徬徨無助，在這艱難的世路中，到處碰壁，到處遭受人們的白眼，我想大哥至今若還健在，決不至於使我這樣的。

十年來無時無刻不想替大哥寫一篇紀念的文字

，然而一提起筆便又放了下來，真正的紀念，不是可以用筆來寫出的，直到十年後的今日，才寫了以

書記投攷記

蔡公坡

上的這些文字，稍償我心頭的素願，然而雜亂無序，也很可以看出我此刻的心情了。

是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

他懷着一顆興奮的心，用年青的輕快步伐，走在這城市早晨的大街上。

這城市是他曾經居留過很久的地方，所以，他對這城市的一切，都很熟稔。

市政府前鐘樓上的短針，正指在「九」字上。大街上和往常並不兩樣；兩邊的商店，早除下了排門，可以看到學生們（即練習生）正在忙碌地做着揩拭櫃台或整理茶具一類的例行工作。

早晨的太陽，從簷邊溜下來，照在人家的青石階台上。人，來來往往地，依舊是那麼擠呀擠的，兩家店舖的收音機，正在向人行道放送着低啞的聾音。……

他似乎並不注意到這些，一種新的希望主宰着他，祇是一味聚精會神地走着，走着。

市政廳的門樓，巍巍地聳立在街道一旁。高的建築物，在晨曦中，發出驕傲的金屬也似的閃光。市政廳入口是一條長長的甬道，一口氣地跑到盡頭。

「你找誰？」從對面傳達室的窗口，探出一個剝落了頭髮，像紫銅色的頭顱。

「找收發處，先生。」輕微的語調中帶着自然的順恭。「欸！隔壁不是？」弩了弩嘴，隨即那可笑的紫銅色的頭，便在窗口消失了。

收發處的門扇半掩着，裏面有着人們談話的聾音。

他從袋裏掏出了昨天的新聞紙，重新看了看，才猶豫地從掩着的半扇門挨進半個身子。

「招攷書記，是這裏嗎？我是看了報紙來報名的。」說話的語氣，仍然是那麼的不自然。

「嗯！」一個坐在寫字椅上的中年人，似應非應地，勉強從鼻子裏哼了一聲，便不再說話了。

他呆立像一隻木鷄，看樣子非常的窘。

「報名嗎？這兒來。」好久，中年人才從寫字椅上扭轉頭過來，向他招呼。

「……」他跑了過去。

「你姓什麼！」

「王，三橫王。」

「名字呢？」

「單名『鑑』字，金字邊旁，那邊是一個『監督』的『監』字。」

「啊！王——監字，你自己寫下吧。」中年人把筆蘸些墨汁遞了過來。

「現在定是勝利了，一切跟以往不同。譬如，用人，用人就不同了。一定要經過登報的手續，公開的考試。這是『人盡其材，材盡其用』，第一要小楷工整，還有做公事，公文程式全要熟讀，『爲字頭』，一些也不能馬虎的。總之，真是難得的機會。」中年人似乎向另一個報名者說話。

「公開的考試，難得的機會，人盡其材，材盡

其用……」在回家的路上，他這樣默默地想。

第二天，他果然又出現在和他懷有同樣希望的五六十個人菌聚着的「試場」了。考試在兩處分別進行着。他們這間屋子，本來是市政廳的休息室。不過被他們暫時據用罷了。室內不規則地陳列着幾張長檯和一些凌亂的白木椅子；現在這些椅子已經滿坐着人。老年的，少年的，和中年的，黑壓壓的那麼一大羣。他們捻着一個惴惴的心，期待着主考先生的蒞臨。

主攷先生戴着闊邊眼鏡，在門口出現了，室內立刻鴉雀無聲，變得寂靜起來。

主考跑進來，沒有話說，首先抬頭點了點人數，然後按數發下了試卷，才從容不迫地說：「試擬上行文下行文各一篇，內容不限，正楷小字，字體必須工整……注意末了不要忘記寫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星期一放榜……。」

人們默默地運着腕底的初作，時間一刻刻地在岑寂的空氣裏逝去。

他首先交了卷，輕鬆地噓了口氣退出了試場。在甬道的盡頭，不期遇到好久不見的表兄李維

。他是在市府廳秘書課辦事的。

於是，兩個招呼着點了點頭。

「啊，長遠不見了，是爲了應考來嗎？」李維問。

「是，是的。」無可奈何的回答，聲音有些扭扭。

「老弟，這是沒有希望的事。」李維一本正經的說。

「不見得吧！」他有些不相信。他想起收發處那位先生關於公開的考試，一切跟以往不同的話。

「什麼公開考試，說得怪好聽。還不是拿可悲的失業者們來開玩笑吧了。就說這次名額吧，事實上也只有一個，而且早就內定了。名字在昨天補進。據說，是重慶復員過來的人物，李主任的親戚，叫黃什麼的，李主任曾對人說，人家在重慶做的事

記兩塾師

童年我在家塾裏讀書，有一年老師告老返鄉，我便轉到一個同鄉家的塾中去附讀，那個同鄉與我家爲世交，他家請的一位老師祇教授八九歲年齡的

可不小，個把書記，還不是大才小用。」李維當着他把全部的秘密都揭穿了。

一個希望，皂泡樣的給幻滅了，眼前是一片黑，他感到異樣的空虛，他跟李維握手告別，拖着失望的影子，蹣跚地跑了回來。

星期一的早晨，鉛青色的天空正飄着絲絲的牛毛雨。

收發處的小門，照樣虛掩着。左右側的公告欄內，多了一張市政府的公用紙，那上面寫着。

本廳招考書記，錄取一名，茲開如左：

黃××

市政廳×月×日

天空中，仍然飄着不大的牛毛雨，大街上，大羣熙熙攘攘地，跟往常沒有兩樣。

李棉

兩兄妹，老師是清閒之至，而在他們兄妹倆也寂寞得難堪，所以當我一走進他們的書房，他倆即刻在眉目間表示歡迎我入夥的意思。我拜見過老師，在

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來，兩兄妹便先後用眼光同我訂了交，而且做哥哥的一個儘對着我眯眼睛，像有許多話即刻要對我說的樣子。

這裏的環境，一切與我家兩樣，我家書房在花廳對面，這裏的書房却在大廳旁邊，但窗外掛着的兩籠垂叫的小黃鳥却與我家相同的。

老師姓諸是一位矮胖的中年人，和尚頭，白淨皮膚，衣服很整潔，每一個時候似乎都是剛洗過浴，換了新衣，吃了豐盛筵席回來的樣子，他時時在剔牙齒嚙氣，彷彿肚子裏裝得太飽了。他連教課的時候也沒有忘記用牙籤子剔牙，他的牙齒倒是潔白而整齊的。他愛笑，笑的時候像坐在廳裏的彌勒佛，不像以前我家那位老師老態龍鍾的樣子。

午飯後老師照例倒在籐椅子上午睡，鼾聲一響，就是學生們活動時候了，於是那個爲兄的小友，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躡着腳走近我的位子，笑了笑說道：「你知道諸老師叫什麼小名字？」可是不待我搖頭他已經告訴我道：「他叫狗胖子。」聽了這個怪名字，再偷眼看了看睡得正甜的諸老師害得我幾乎笑出了聲。

諸老師也是我們同鄉，他的家在原籍，他自己就住在書房裏，他床上的被褥蚊帳之類，非常乾淨雅緻，他的書桌擦得纖塵不染，桌上供了許多瓷器玉玩小品，每天早上他盥漱以後，照例到花園裏去採些鮮花插在花瓶同水盂子裏作爲裝飾，插花的技術頗得法，似乎對美術很有研究的。

有一天早晨大概我到塾中太早，老師還未下床，過了一會兒他起身後，一面着衣裳，一面獨個兒在傻笑，笑了一會，從枕頭下面取出一張照片，又對照片笑了一番。這異常的態度，使我感到滑稽可怪，很想探尋個究竟，等到老師到花園裏去採花的時候，我在他的枕頭下面翻出那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女人，細看之下是常常應徵到我家的一種習見的妓女，毫無可笑之處，而諸老師竟看得那樣有趣，真使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所不解。

那時我除了讀書習字以外，每逢三六九日期的下午還得作文，老師出的課題不外是什麼「管仲論」，「投鼠忌器說」之類，遇到這種題目，我只把「一張空白紙，兩眼望青天」的份兒，一個字也不寫不出。漸漸地挨到三點鐘，家裏派了聽差的來接，

經老師看看該又是到我家去陪家君打牌的時候了，於是他只得站到我背後來，他口說「真言」，我筆錄在卷，然後老師升座，我去繳卷，他在我的卷子上改動了一兩個字，然後我謄清在課簿子上，再去繳卷，完事。記得一次有一月酒菜館子新開張，家君請了幾位常常在一塊兒玩牌的朋友同諸老師去小宴，那天我也叨陪末座，席間家君偶然問諸老師我的作文成績，諸老師連忙答道：「很有進步，很有進步。」我看了諸老師一眼，他很自然的在剔牙齒，但我臉上早熱烘烘地，心在跳了。

這樣地過了一年，到第二年開學的時候，諸老師因事滯在鄉下久久不出，家君恐怕就誤了我的學業，便送我到趙氏家塾去就讀。趙家在那個城裏是「簪纓世家」，趙老先生是個前清舉人，家學淵源，在地方上頗有一點名氣。他是一個瘦而長的人，面孔乾癯得剩了皮包骨，上面塗着枯黃的烟容，牙齒已全部脫光，兩頰深深地凹進去，但眼睛却炯炯有光，像一個活動的骷髏，非常可怕。由於他瘦骨嶙嶙，着了寬大的袍子，很像冥器店裏紙紮人型，他那件古銅色的緞面皮袍子，破舊而骯髒，油污積

垢滿身，古色斑斑，依稀顯示着牠過去的絢爛，腰間束了一條綢腰帶，也陳舊得辨不出原來的色彩，布襪，雙樑式鞋子，一個十足的遺老，十足的古董型的人。

他以教讀課生，生活很清苦，早晨九點鐘以後，他抽足了鴉片烟，然後啣着一根長長的旱烟管子走到書房裏來，他一就座，學生們便搶着去背熟書，趙先生脾氣極大，背書的學生偶然犯了啣啞啞的毛病，那一疊書便毫無問題的被先生摔在一地，於是第二個學生又遞過書本，點頭幌腦，滾瓜爛熟地唱了起來。先生好罵人，我只要聽到他逼尖了喉嚨在罵「要……死」，便不禁心裏別別地跳，雖然我家傭人會領了家君的命在先生面前備過案，說是對我不會管得太嚴。儘管先生的戒尺不會落在我的手上，但先生那副容貌，那種特殊的聲音都會使每一個孩子心悸的。

每天上午先生一面替學生簡略地講書，一面吃早點，他的早點大抵不是一碗光麵便是三只燒餅，我每見到他的齶嘴吃力地在嚼燒餅，不免油然而生不忍之心，他這樣年紀在受生活的折磨，覺得他的愛

發脾氣也是可以原諒的了。

趙先生似乎對一切都看不順眼，大概他因為懷才不遇吧，所以滿腔鬱悶便不免要時時發洩，因此他的太太、媳婦、女傭等，幾乎每天要挨到他的責罵，有時罵得太任性使被罵的人過份難堪而無法收場時，總是太太一面哭訴，一面以死來要挾他而結束那一幕憤演的活劇。在這個悲劇裏每一個人都是可憐的，我看了有時不免為他流淚。

趙先生一家生活單靠學費收入是不够維持的，因此一家都忙着糊花紙球（孩子的玩具）出賣貼補開支，趙先生得空也幫着糊。以一個「舉人」而以糊紙球作為副業，想來也就太可哀了，但趙先生從

來不說窮，不對任何人低首下心，他發脾氣，他恃

才傲物，確不愧是一個讀書人，但當時我祇覺得他是一個怪物，一個好任性的怪物。我在那樣的「春風」之中，很慚愧的並沒有得着什麼感化，至於作文，却祇會湊了些什麼「郊頭則飛雁成羣，野外則寒鴉爭樹」之類酸溜溜的句子，現在想來，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掉那種濫調，豈非鬼話！

趙先生已物化了多年；那位諸老師，據最近家鄉來人談起，却還健在，依然寫字，玩玩花草，在鄉間安享清福，雖然鬚髮皆白了，但精神很好云云。

我在這裏為諸老師祝福。



記事

四川的水路

「蜀道難」這句話，形容整個多山的四川之路途，是最為確切的。尤其是金沙江上游的水路，最

容易碰到暗石，民國廿四年時，我和幾十個人，分乘二隻極大的木船自成都到重慶去。船離成都不到

湯龍

六十里路，正是水流湍急的地方，船上的十二個船夫，用力的搖着櫓，船正捷馳的前進時，忽然船身劇震，好像往後一退似的。各人知道不妙，船底果然已碰了一個大洞，水像決了口的堤岸似的湧進來。大家正在慌得手足錯亂時，忽見還有一隻同行的船從後面趕來，而我們這隻船已漸漸往下沉去，一般當差的拚命把艙內的一隻隻箱子水淋淋的撈出來，等移面的船靠近我們時一齊搬上去，人們也一齊跳上那隻船，上船後不到五分鐘，回頭看時，那隻船只剩一枝桅杆露在水外面了。

下一年我們又從重慶返三台去，此時已是上水，水勢倒流，甚為湍急。我們的木船都由幾十個拉着的人在水中拉着，他們高大的身軀上，一絲不掛，身上長着野人似的黑毛，皮膚呈灰褐色，他們哼着壯烈呼聲，把繩子背在肩上，在岸邊拉着，有時岸邊全是樹木荆棘，不能行走，他們就在水中拉着

走，每人只露出一個頭和寬闊的肩膀，一根粗大的麻繩，繫在船的桅杆上，船像蝸牛似的前進。有時對面來了一隻船，我們必須停在旁邊讓路。據船夫說雖然這江面是如此闊，但能行船的地方只有當中的一條，好似一條鐵軌不能走兩部火車一樣，假如兩船並行，恐有一船要碰到暗石。我聽了不禁驚歎「蜀道難」，蜀水道的領江更難。

將到三台時，水清澈見底，水底全是飯碗大的白石，圓潤光滑極為可愛。晚上靠岸停歇時我們拾幾塊起來玩，無意間兩塊一擦竟冒出火來，原來就是火石，還有五彩怪形的蚌壳和石頭，滿江全是。

兩旁的峭壁直透雲霄，半山間已有白色的雲霧，山頂完全不見，一片深藍色的山上全是古老的松柏和百年的老樹，往往在中午方能在兩山間看到一點太陽，前面來的路和後面走過的路一些也看不見，船儘在江中灣來灣去航行，二星期後方到三台。

水路還鄉記

陶

我所記敘的，既不是現實的道路、公路、海路

、鐵路、航空路，以至鄉村的小路；又不是象徵的

青年之蹤、走門路，走頭無路的路。乃是這一次由四川陪都回鄉所走的水路，川江的水位，是春夏秋冬增高，冬季低落，祇五尺左右。大輪船吃水深，是絕對不能行駛，祇有木船纔能够航行。我這一次就是搭乘木船還鄉。川江水淺的期間，並不是絕對沒有輪船行駛，吃水淺的輪船，還是可以照樣行駛，不過大半全是差船或是機關所包的船。如要搭乘這些輪船，勢非買黑市票不可。黑市票每張幾十萬元，都不是窮措大經濟力量所能辦得到的。我搭乘的木船，一共有七家之多：計男大口八人，小口五人，女大口十四人，小口十一人，共計男女大小三十八人。尚有船夫十二人，未計在內，總計五十人。乘客住在中艙內，船夫住在前艙，上蓋竹篾席篷，可以避風雨，船艙裏對面開鋪，因為船艙寬度有限，夜間睡眠時，對面開鋪。客家睡下來，不是腳碰着腳，就是腳碰着頭，或者是頭碰着頭，因此時常發生糾紛衝突。有人用草席豎起作壁，有人用被單懸起作牆，晚上每家一隔，即以席壁布牆為界，各不侵犯。可是睡着後，往往無意中侵犯了鄰居的地盤，有時夜間也會發生吵鬧，船上伙食每日兩餐

，四川人煮飯習慣將米煮到半熟，傾去米湯，放入蒸籠，蒸熟再吃。船夫所不需要的米湯，就是客家的唯一飲料。四川船上忌諱極多。舉行開船禮的時候，尤其隆重嚴肅，不許客家講話作聲。船老闆把駕長樁夫請齊了之後，在開船的頭一天，須要行祭禮。駕長把公鷄豬頭豬尾供列在船頭上，點燭焚香，船老闆在船頭上叩首。駕長此時就把公鷄殺死，把鷄血酒在船頭上，又把鷄尾部茸毛扯下，貼在血上，然後船夫大家把染了血的鷄毛，貼在船頭上，船艙進口處，船尾上，以及爐灶上。據說可以辟邪。船上客家又有許多忌諱，每天清晨開船的時候，切忌把碗盞打碎，船開行的時候，忌諱客家問還有多少路程或者問到了沒有？（因為到和倒諧音，船假使倒了，那就說船傾覆了，所以船家均忌說到了沒有。）船上倒水，因為忌諱的關係，不說倒而說傾。譬如說把水傾了，水燒開了，說水漲了，諸如此類，稍一不慎，說了犯忌的話，當面就遭呵責。若遇大霧或者大風大雨，船就停開。船老闆因為他們的全家以及船上客家的生命財產，這是絕不可冒險的。

川江上的風景確是雄壯險要，經過巫峽的時候，頓覺得造化天地的偉大，人類的渺小。兩旁崇山峻嶺，直聳雲霄，蔚為奇觀。到楠木園就出了四川省境，進入湖北省界。可是當地人語音仍帶四川口音。洩灘在秭歸縣，是川江中的一個險灘，過了洩灘半天工夫，就到新灘，也是川江中的一個險灘。據說水大時期有洩灘無新灘，水小的時期有新灘無洩灘。筆者這一次正是水小的時期，所以船過洩灘毫無危險，可是過新灘的時候，情形非常緊張。由洩灘早晨開行，午刻就到了新灘，船家招呼客家下船步行過灘，在第二灘岸旁等候。船上除年紀過大婦女不能下船行走外，其餘客家完全下船，有些人特別慎重，甚至至於把衣服被褥完全攜帶上岸背

茶會記感

在「覺悟」發起茶會之始，我就興沖沖地報名參加，想增加一點見聞，可是當通知的柬帖寄來後，却又躊躇起來了，去呢，還是不去？

我是十足的鄉下窮酸，沒有處過大世面，遇到

負步行過灘。筆者下船後，特地站在新灘北岸觀新灘實地情形。所謂新灘，江中似有暗礁一排，貫江中，兩端有缺口，可容船隻通過，上水木船北面缺口逆流而駛，上水輪船則靠南面缺口用絞拖拽上駛。下水船皆由南面口下駛。木船過灘時先將船由北岸駁至南岸，將船橫在江面上，順水過灘，船尾向前，過灘後，船又折轉，船頭向前急駛過第二灘，靠岸停泊，筆者當時目睹，豬船隻，煤炭船一隻，因過灘不慎失事，船立刻傾覆，舟子雖全部遇救，但是船上所載的豬和煤炭損失可觀。回憶當時情形，猶覺毛骨悚然。過了新灘以後下面的水路就無危險了，沿途經過宜昌、沙市、漢口、安慶、蕪湖，一直平平安安到達南京。

陳更生

陌生的人，就會侷促不安，而現在是大庭廣眾的集會；破題兒第一遭，我的心懷有些難於言說，寫了許多狗屁不通的文字，悄悄地寄出去，如今去與編輯先生見面了——「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

舅姑」，這情狀也許有些相像吧。然而我別無夫婿可問，妯娌小姑都是初見，我是多麼的羞澀不寧！

我之參加這個茶會，與其說覺得榮幸，不如說慚愧呢！我自知自己的文字是那末不成樣子，不要說替「覺悟」充當什麼重要脚色，連搖旗吶喊還不配呢！然而我竟張胆走了一遭。幸虧徐先生以主人自居招待得那末殷勤體貼，他似乎知道年青人是不宜以嚴肅凝凍了他們的興致的，他始終用笑臉和輕快響亮語調接待着每個人。在徐先生笑臉下，我的羞澀漸已消除了。而同伴們又復說着笑着唱着，我漸漸地沒入輕鬆愉快的氣氛中而不自覺了。

最使我注意而感動的，是胡樸安老先生。圓張的口，飄着雪白的長鬚，始終保持着沖和的笑容。沖和的笑容啊，我不知涵養工夫有多少深。俯頭讀了隨緣五百言，我彷彿看見胡先生的心了。胡先生的心啊，有如一潭秋水，清明澄澈，沒有一絲雜塵，但有碧天、白雲、青山、鮮花……許多美麗的影子，在上面飄移着。我彷彿又看見在澄澈的水面上，泛起絲絲的清漣；呀，清漣啊！原來就是臉上的笑紋。這時，我心下也頓地豁然，祇見四周一

派光明燦爛，寧靜和平。

多少副刊雜誌，都有嚴峻的門路，初學寫作者，休想跨進半步。而我們的「覺悟」啊！竟負起栽培後秀的責任。這除了在整個文藝事業上別有意義外，不能不說是青年的幸運。尤其是我們的保姆徐蔚南先生，他細心地爲我們看稿子，鄭重地選拔精優作品，費了多少苦心；這更是使我們感激的事。

這次茶會後，使我對「覺悟」的內容更明白，對「覺悟」的關心也更加深，對於文藝的性質也認識得清楚了，對文藝的愛好更濃厚了。「覺悟」啊，你是我們的搖籃！

歸途中，那輕鬆愉快的氣氛還在心上飄漾着，而對「覺悟」的依依戀慕，更是難已。

附呈和胡樸安先生無始無終詩暨自號記詩各一律，博胡老先生一噓。

生有自來死不無，金剛百劫豈云枯！

四時代謝長春曆，六合廣淵不老廬。

智徹精微無幻影，仁敷萬物即真吾。

靈犀一瓣通天地，何問儒書與佛書。

雖然體態半龍鍾，氣象却如旭日紅。

知死知生能淡泊，可行可止自從容。
道融儒佛仙還聖，識博古今老更雄！



詩歌

趕路者的厭倦

曠野伸展在我的面前，
曠野上伸展着路。
看呵，多麼廣闊的田地，
多麼冗長的路！
爬過了一座山峯，
接着又是一座，路
伸展着，還有沒有
山峯來擋住路？

壽柳亞子先生

君年六十我六八，君尚黑頭我白髮，左手左足
我不仁，精神飽滿君憔悴，民前三年識君初，我年

閑把童心培後起，後茲請號少年翁！

Thomas Hardy 蘇次男譯

呵，爬過了第二座，
又接着一座，而路
還是向前伸展——
又細又白的路
上天知道它的伸展，
却誰也擋不住路，
又從山峯背後彎下去，
看呵，永遠是路。

胡樸安

三十君廿餘，人情世故兩不問，斗酒論文胆氣粗，
民國成立滿洲破，革命文章功勞大，君長南社爲主

盟，我當小卒常相和，革命功作未完全，寂寞民生與民權，帝制自爲袁世凱，軍閥領袖段芝泉，建都金陵軍閥倒，雄鷄一聲鐘山曉，君之文章世不用，蟄居滬濱聞舒嘯，滿胸奇氣鬱無聊，一枝文筆爲解嘲，小爲滬濱說掌故，大爲明季談南朝，東風猝起我不競，君駕南征我身病，從此信問不常通，病廢閉門我心定，原子炸彈一聲雷，日本武力炸成灰，

壽頭歌

爲問緣何不做壽。只因年歲不足貴。若無事業留人間。縱活百年鷄犬類。太上立德次功言。努力事業做一翻。古來多少豪傑士。身死已久姓名存。孺子彭祖無分別。兔走鳥飛不休歇。剎那現在抓不住。千歲光陰只一瞥。人死留名豹死皮。人生母愧

隨緣五百言

——在覺悟茶會中朗誦

儒家貴實在，道家任自然，儒以誠爲本，道以退爲先，二家若相悖，致力有兩端，參以佛家理，大道本融圓，殊途而同歸，百流而共源，色空原不

龍華寶塔無恙在，飛行君從天上來，當局授我修志筆，蕭規曹隨君之蹟，可惜氣候不清明，一天慘澹風雨濕，過了今宵又明宵，心不滯物常逍遙，莫問未來與過去，剎那現在總自豪，身內身外物皆累，人生只有精神貴，願養精神足萬年，一篇長歌爲君壽。

胡樸安

此鬚眉。一切要從自己做。拳觴祝嘏果何爲。只要僥倖身不死。每過十年必有此。無賢無愚一樣同。做壽真是多事耳。可怪世人不自修。任人玩弄如沐猴。無功無言只有壽。所以稱之爲壽頭。

胡樸安

礙，吾欲用其全，過去吾不追，未來吾不言，當前物俱足，守拙心彌恬，收穫吾不問，農夫只耕田，成毀吾不管，工人只攻堅，天若果下墜，吾乃任一

肩，書猶未火焚，吾乃手一編，假使目無覩，吾乃以心觀，假使耳無聞，吾乃聽以玄，假使化爲鳥，高飛吾戾天，假使化爲魚，潛冰吾在淵，假使身消散，吾乃神游焉，任其所變化，利用總無邊，萬事由心造，外境徒虛懸，飢餓迫吾身，辟穀吾學仙，困圍困吾體，靜坐吾學禪，世界大爭戰，吾當電影看，時人多鬼蜮，吾總小孩憐，牛馬任所呼，人我兩無怨，生不愁衣食，死不問棺槨，心不存好惡，口不辨鹹酸，災禍吾不畏，險阻吾不前，人樂吾亦樂，人顛吾不顛，既不衆同濁，亦非已獨賢，在己惟其是，於人總無干，和易無城府，皎厲有牆垣，

汽 車 上

前進！
飛般前進！
衝上山河；
掠過峯腰；
滑下斜坡，
馳向大道！
沒有遲疑，

命短吾不感，壽長吾不歡，孔子言知命，莊子言盡年，世亂衆人亂，吾心求其安，年荒衆人荒，吾氣求其完，禍福自外來，委心任變遷，學問貴自立，努力費鑽研，至樂不在物，高人琴無弦，彰身不必華，貧士履常穿，春水漲平隄，吾坐天上船，夏日熱於火，吾浴池中泉，清秋夜不曙，玩月吾無眠，嚴冬寒加厲，賞雪吾被氈，容膝不覺窄，幕天不覺寬，儉不在蔬水，豐不在杯盤，憂不在貧賤，樂不在田園，此心常陶陶，終日亦乾乾，進取吾學狂，不爲吾學捐，身死心常在，薪盡火能傳，當其未死時，氣象總萬千。

更 生

沒有畏避。
前進！
飛般前進！
看平疇向後疾轉，
讓叢林向後狂飛；
長河如電閃，

高山若傾頹。
在萬物閃避中

小說

女同學林娜

蘇羣

林娜是我們班上的一位女同學，她是被目爲一朵花，一隻依人的小鳥，和一枚柔美的琴鍵的。

她貌美，年青而且活潑，無論什麼時候，臉上總是掛着笑，兩片薄嘴唇微啓着，紅得像初綻的桃花；她真喜歡笑，笑的時候顫動着豐滿的胸脯，響着銀鈴一般的聲音。

常常，林娜打扮得很漂亮的跑到校裏來，穿着入時的衣着，男同學們一窩蜂的圍過去，「密斯林 Morning。」「Morning」，她輕盈地一個個的招呼，而且動情地笑着。真像一顆明亮的星星，在圍着她的人羣中間，放着異樣的光彩。她使得男同學

沒遮攔地前進。
這是我們的生命！

喜歡，使得女同學羨慕和忌妬。

她一到了校裏，就像春天來到了一樣，教室中充滿着生氣，銀鈴般的笑聲在空氣裏振盪，輕佻地，動情地；和着男同學們的恭維的話語，和粗野的笑聲，以及女同學的竊竊的議論聲嚷成一片，直到教授站上了講台，這聲音才給暫時的壓下去。

每天，我總注意林娜的來，林娜的去，注意她的談笑，讀書和上課；但我從沒有一天，看見她夾過一本正課的書來，也從沒有一天看見她抄過一次筆記，但筆記簿却是三天兩天就換一本新的，那都是給隨便寫了扯了的。上課時，她撕下筆記簿上的

紙，寫上些什麼字，傳給一些男同學，遇到馬虎的先生時，她會捏成一個紙團，從空中拋過去，有時碰巧打到別的同學的身上，於是引起了全堂大笑。

有一天，我也會光榮地爲我們這位高貴的小姐服務過，替她傳遞字條，爲了好奇心的滿足，也會偷偷地瞧過一眼，林娜以歪斜的鋼筆字寫着：「小李，今天下午二時在大光明門口等我。」小李的回音很快的就來了，「昨天我一直等到你五點鐘，今天請一准來。」以下還加上幾個切切，切切。

林娜看了動情地笑了笑，把紙捏成一個團丟在地上。過了一息，又寫了張條子遞給我交給另外一位着西裝的男同學，意思是差不多的，只是時間地點改了。「明天晚上到××舞廳去好嗎？」那位同學像曉得我要偷看似的，直接把回信交給了她，我看着林娜也還是那麼滿意的笑了笑，然後又很不耐煩地用鋼筆在筆記簿上亂畫着，一會便看看表，教授講了些什麼她根本就沒有知道，也無須知道，她就是這麼打發了每一堂課，也就是這麼周旋在許多男同學之間。

在同學們辦的壁報上，三日刊上，日日快報上

，也常常讀到關於林娜的報導了，那些消息是這麼記載的：

「某天，雙木小姐會跟一位男士在××舞廳出現。」這些消息層出不窮的登載出來，林娜看了，除了輕盈地笑一笑以外，一點反應也沒有。又一天，一個關於林娜的消息又登出來了。「昨天，有着美國制服之中國空軍軍官一人，駕吉普車送雙木小姐來校。」這消息一點也不假，林娜的朋友確是得多得很，不但交遊遍校內，連校外也是很廣了，她的交友之多是正如她的美麗一樣出了名。

壁報的編輯有一天也向林娜索稿，林娜說：「我不會寫，也沒有什麼好寫！」

那位編輯調侃的說：「你的朋友很多，寫篇交友之道好啦！」

「我沒有什麼朋友哪！」林娜說。

「騙人，我估計總有二三十個！」

「誰說，」林娜嬌嗔地白了一眼。但另外一位同學却湊趣地說：「當然囉，」誰說只有二三十個呢？據我所知——他比了一比手勢——「四打。」聽的人都笑起來，林娜也笑，矜矜她自己的成功。

簪在，林娜年青、美麗，多交幾個朋友算什麼呢？多講幾次戀愛又算什麼呢？她又不是在小學時代或是中學時代的黃毛小丫頭了，她現在正是二十歲的女大學生。

前一個月同班的一位女同學拿着當天的報紙告訴林娜一個消息說：「國內局勢真嚴重了，東北的戰爭正激烈的在進行，國軍表示在打下長春後才能恢復談判，全部內戰有一觸即發的可能。」可是林娜却淡淡的說：「這有什麼呢？打也好，和也好，對我們又有什麼關係，我們在上海。」

又像最近，警管區制在校內激起了很大的反響

王大伯的預言

「我家門前，有兩棵老樹，一棵是老當益壯的基樹，她的極枝不斷的向天空升去，一棵是衰柳，牠的枝條永遠懶懶無生氣，低垂着頭，緊結着領子，猶似沉痛地默念着牠的主人——王大伯的故事。

在我的記憶裏，總有那麼一個和藹的老年人的影子，穿着闊大的衣服，掛着八字鬚，搖擺着微醉

〔小說〕王大伯的預言

，同學們準備來一次熱烈的辯論，二位同學把這通知林娜：「今天下午二時討論警管區制度，你要一定來的。」可是林娜却正如對東北局勢一樣感到不耐煩，她說：「真討厭，下午我還有約會哪？什麼警管制、民主、和平、特務、我全麻煩聽，你曉得，今天美琪的片子可好啦，賣吻記，秀蘭鄧波兒主演的，真靈。」這位同學只好沒有話說的走開了，林娜下午也就沒有出席她這認為麻煩的會議。

有了口紅，有了電影院的曖昧，舞場的魅惑，再加上男朋友的恭維與戀人的撫愛，除了這些，林娜還需要什麼呢？

沈 飲

的身體，顯現在柳條的疎影中。

「風吹鴨蛋殼，命運轉不好。」

問君輸多少，空身回家跑。」

他的口中常常這樣抑揚頓挫的唱着，孩子們聽見這熟悉的歌聲就會相互的傳遞：「王大伯輸了。」這樣，王大伯往往已經從柳條旁顯現出來，面

上掛着很深很厚的陰鬱，孩子都走近他，拉住他寬大的衣袖，說：「大伯爲我們講新聞吧！」

「新聞？」大伯搖搖瘦削的面龐，把八字鬚向上一翹，作一個鬼臉，年幼胆小的孩子們就一個個的溜走，胆大的只是拉着衣襟吃吃地笑，他就說：「吃過夜飯講。」

吃過夜飯，我們就可看見他拿着一把明亮的水烟筒，嘸嘸嘸嘸地口中吐着白烟，搖晃着頭腦出現在草場了。

「大伯，講新聞吧。」孩子們還沒有忘記他的預約。

「唔。」他又嘸嘸嘸嘸地抽一口烟，烟霧散在周圍：「你們小孩子也喜聽新聞？」

他常用這句話做他的開場白。

「阿虎根——那精明於天文地理的傢伙告訴我，唔！你們看那空中的星兒，北斗星、老人星、踏車星、花色星……這麼多的星，有白有暗，有黑暗有光明，它們都單獨地代表着一個人的命運，據阿虎根昨夜觀察……」

「哈，哈，哈，」四圍的孩子們都笑起來，有

幾個在嚷着「迷信，迷信，一定是『真命天子』了。」

大伯很慌忙的搖幾下手，待笑噴噴停後又說：「這也許是迷信，可是聽我講下去，呵呵，他說東方殞落了一顆星，現在在西北角新出了一顆極明亮的星，很大很亮——要在早晨才可看到，這是象徵日本鬼子要敗了，上帝憐憫我們，把勝利放在我們中國人的身上。」

「啊，只要勝利一到，我們萬能的政府便會給我們白米，給我們布料，給我們平安，給我們自由，把吸血的豺狼打走，把敲竹槓的姦淫擄掠的警察送到牢獄裏去，把殘虐成性的土痞流氓送回『來的地方』去，那時候我們不會看見一個苦人，因爲他們都可以安樂的生活……」

這些話往往會成爲催眠曲一般的把我送入夢鄉去，但起初總是十分分明使我欣喜不止，我怕那些背着武器的黃帽子，我怕那些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丘八，我更怕前村保正黃義生到我家來催「稅」的冷酷面孔。

「大嫂」他往往一進門就掛起尋事的臉譜：「一

萬元一畝的錢要了，倘使『友』軍來拖人我是不負責任的！」

這時，母親只能滿臉笑容，端一杯茶放在他面前，搓着手請求：「你能否寬限幾天，這幾天實在沒有錢！」

「笑話！又不是我王義生要！」惡狠狠的站起來，一捨手茶也不喝一口就走了。

母親嘆了一口氣，又須到外面借債去，有時更須把田畝賣去一部份來清償債務。

我們苦呀苦呀的喊得上天響，但是他的財產在膨脹起來，越堆越高。

至於「黃帽子」「和平軍」的兇狠更使人寒慄，陸亦宜的房屋是誰燒的？阿土根是被誰打死的？

不用說，村中這般人是當到的，倚着一桿灰黑的槍枝，捉雞殺狗，哭聲與猙獰聲常常震撼了整個的荒野，我模糊了，飄飄然的似已超越了整個的世界，去看「黃帽子」「和平軍」及其他黑夜產物的笑臉去，可是，一會兒常常被驚覺中的笑聲驚醒。

王大伯似乎還在呼呼地談着，有聲有色，最後彷彿站起了身打個結束說：「好睡了，和平光明的

世界總會到我們手裏，天到達光亮的時候，那般黑東西自會毀滅的。」

我在朦朧中站起身來，看一看他的水烟筒，跟在他搖擺的身子後面，回到屋內去。自從我在這天發現了他口中的秘密後，就常和他廝混一起，饒問他：「爲什麼黑夜如此長？」他沒有惱恨我，不過社會却開始討厭了他。

一天清晨，王大伯提着茶壺上鎮去了，家中只留着他的妻子和他二個很年幼的孩子。

王大媽——大伯的妻子——這個終年忙於瑣事的苦婦人，洗過孩子的尿布，拿着一隻菜籃到小圃中摘菜去。

小圃，這是一個名不符實的名詞，約摸有二十丈長，五丈餘闊，園中的二棵枇杷樹都已結上青黃色的果實，大媽開了門，不幸地將眼睛射一下，兩個壯健的「黃帽子」正呷着酸苦的果實。

大媽的涵養工夫究竟太差，見識畢竟太薄弱了，看見後竟然大聲呼喊起來：「有賊……！」一聲未了，「碰！碰！」二聲早已打來。當我們聽見槍聲從屋內趕出來時，黃帽子早已無影無蹤，大媽在血

泊中躺著。

「末日到了。」

「末日到了——」

村中的爺叔們都騷動了。整個的村莊陷入了不安的氛圍。

有力的阿二將大媽揹進屋中，放在她自己日常休息的大床上，然而這次該是她永遠休息，只悽慘地翻幾個身，即離開了這沙漠似的世界。

圍觀的落着淚，孩子說是要「奶奶」。

義民奔流圖

楚風

爲了工作，爲了要明瞭義民內幕的情形，我不惜去做一次不是「義民」的義民。

自然，義民應該是有義民的樣子。我竭力抑制着內心劇烈的跳動，裝出一副憂鬱而心中又似有滿懷隱痛而憤憤的臉孔踽踽然向着「目的地」走去。

躡進義民接送站的大門，在義民羣中挨進登記處，摸出一張預備好的「義民證」，遞給那位登記的先生，但那位登記先生似乎看出我這張「義民

大伯從茶館中回來，很冷靜的摸到大媽床邊，沒有言語，只點點頭，忘記了孩子的存在，瘋狂地跑到鎮上去了。

就這樣：大伯一直沒有回來……」

我的朋友講述了上一段冗長的故事，最後，他孩子氣的抓緊了拳頭，在桌上揮一揮道：「人的遭遇是不幸的，然而不知希冀能否填滿空虛？現在已勝利了，然而黑暗的產物還在騷動着，我希望一切都像亂夢般的過去！」

證」有些不可靠，於是乎就扮下不很「慈祥」的臉孔，眼睛瞪住我身體上下打轉，一面盤問着：

「你叫什麼名字？」

「祝培林。」

「今年幾歲？」

「三十四歲。」

「什麼地方人？」

「新昌。」

「從什麼地方來？」

「諸賢。」

「到這裏已有幾天了？」

「三四天了。」

「這三四天住在什麼地方？」

「朋友家裏。」

「你既然朋友家裏可以安頓，爲什麼今天又到義民站來？」

「生活程度這般高，朋友家裏久住，自己也覺過意不去，何況他也是很窮的，所以我祇好到這裏來請求救濟！」

「救濟！救濟！像你拿了這樣一張不倫不類的證件，也到來請求救濟，那末任何人都可以進來了，我們救濟不得這麼多。」

「這張『義民證』不好用嗎？」

「根本是假的，並不是好用不好用的問題。」

「先生：請你看得仔細些，假使我不是義民，自然不會情願到這裏來丟臉的。」

「我們不管你這一套。」

「你們救濟機關也說不管，那末叫我怎麼樣辦

呢？」

「你有什麼功勞？你爲抗戰盡過什麼力？」

「我的家被敵人燬了，我的母親被敵人炸死了，而我自己也不願在敵人的刀尖下喘息，逃出來流浪，整整已有六年。熬過了這樣長長的六年，才見到天亮，雖然沒有什麼功勞，但爲了不願做順民，這六年艱苦的生活，已是够受的。今天，假使救濟機關我都沒有權利跑進，那還不是國家逼我置於死地嗎？」

「不要說，不要說，我們不要聽了，拿一千塊錢去，給我走！」

「一千塊錢有什麼好用？」

「那我們可管不得這麼多！」

「先生：今夜請讓我在這裏過夜！」

「你用假義民證到這裏來冒充義民，不准在這裏過夜。」

「住一個夜都不准嗎？」

另一位先生看了我這副尷尬相，倒有些惻隱之

心，帶着慈悲的語調對那位登記先生說：

「我們不差一個人，把他收起來算了！何必如此認真？」

經過這樣很長的盤問和一位先生的折衝，總算得到站方的允許，把我帶到了第四寢室。

X X X

一間不算很大的寢室，裏面排着十四張狹得翻身就要跌下的床鋪，每一張鋪有着一條新的棉被，新的布毯，地上則很潮濕；但看到有了這樣的設備，雖然不能算好，雖然想到自己一個義民的身分時，却又心安理得了；那位登記先生的臉孔，也已拋在腦後。

我把棉被打開，鋪好，人坐在床上，想休息一下，藉以恢復疲勞，但睡在對面的那位義民，却與我聊起天來了。

「大哥：你姓啥？什麼地方人？過去做些什麼的？」

「我姓祝，新昌人，過去我是在X X地方送報的。」

「你幫報館送報，爲什麼報館又會不要你呢？」

「送報賺得是折扣錢，並不是報館雇用的，所以報館移進省會時，我就告失業；這次輾轉來到此地，原想託朋友找點差使，去做勤工，但朋友說我來得太遲了，沒有辦法！」

「你伙夫會當嗎？X X學校要找伙夫。」右邊鋪位中的義民插嘴說着。

「伙夫不會當，笨重的事情我幹不了的！」

「不要急，勝利了，我們總有辦法的！」又一個義民安慰我。

我們越談越起勁，全個寢室的義民也都興奮地發表各人的意見。

「抗戰抗到八年，把國家都抗窮了！」甲說。

「國家雖然抗窮，還算是幸運的！如果失敗的話，那末我們連做人都做不來！」乙說。

「不是美國，我們是沒有辦法對付日本佬！日本佬真厲害！」丙說。

「照你說來，我們勝利是靠美國人的囉？」丁說。

「當然！否則是不會勝利的。」丙又答復丁的話。

「舅舅！勝利與我們有什麼相干？老子的家都沒有了。」一個穿破軍裝的戊憤慨地說。

「勝利比失敗總好些！否則，這間房子能輪到你來住嗎？你能够到這裏來請求救濟嗎！」已說。

「救濟！救濟！我們等了這許多天，還不見一個錢發到，衣服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戊又說着自己要說的話。

「國家沒有忘我們，蔣委員長對我們是好的，可恨的是這批辦救濟的傢伙，祇知道自己肚飽。不管人家死活！」庚說。

「假使他們真的不顧我們，唯一的辦法祇有打！這批傢伙是犯賤的，給他一點顏色看看！」戊又提出了意見。

「打不是一種辦法，打了問題就能解決嗎？」辛說——是一個慈幼院裏的先生，他帶着七十多個的婦孺兒童。

「明天我們派代表再到救濟總署請願去！」壬說。

「好了！好了！不要說了！我們還是睡覺吧？明天再想辦法。」

〔小說〕 義民奔流圖

這是人民真正的呼聲，也就是生活磨難後的慘叫！聽到這席話，我內心非常刺痛，假使我真的是一個義民，我該又不知如何樣的悲傷！

我同情他們，同情他們的處境，同情他們能有勇氣在如此險惡的處境中熬度過來，一直到天大亮的今天。

第二天，六點鐘左右，他們都已起床；有的拿着破舊的洋面盆，有的拿着木杓，有的拿着小鉛桶，到廚房裏掬水洗臉。

臉洗好後，沒有多久，已聽見吃早餐的鐘聲，大家很雜亂地進入膳廳。

膳廳裏約有二十多張條桌，每桌一隻木桶，木桶裏滿盛着漿糊般的「麥團」。

平時看到這種「麥團」，或許會食不下咽，但雜在義民的隊伍中，他們都狼吞虎嚥，爭先搶食，唯恐量的不够！看到這種情形，我對「麥團」也很覺有味，而且還體味出另一種意味，同時並感到「麥團」確也得不易的。

吃過早餐，代表到總署請願，其餘義民則都留

在站裏；有的洗滌飽經風霜的鶉衣，有的在太陽底下翻開衣服捉虱子，有的聊天，但在他們心中却都有不可告人的隱痛，有激越的憤慨，有着莫名的悲哀！假使需要掉句書袋要說「正義感」的話，我想他們個個都是爲了「正義」而流浪到這步田地的。

快將吃中飯了，伙夫粗大的手，捧來一鉢盂一鉢盂的青菜和一木桶一木桶的糙米飯，他們還沒有開動，忽聽A代表高聲發言道：

「各位靜點！靜點！我有幾句話報告各位，現在總署答應我們每人西裝一套，（不過沒有背心）遣散費一萬元，回籍旅費照路程計算，我們代表是盡了最大的力了！大家如有意見，請提出來！」

「贊成！」

「可以！」

「我們不想在這裏過年，就這樣解決算了！」誰也沒有表示反對，一場合理的要求，至此才算得到答復。

但到了第二天，總署送來二包衣服，裏面祇有十幾套西裝，其餘的都是女人的大衣外套以及小孩子的衣服。因此，二百多個義民又都嚷着不要了。

於是乎問題又告擱淺！

後來經代表與署方數度的折衝，結果是署方贈送衣服六包，由義民自行分配了事。

忙了一整半天，衣服才平均分配完了，每一個人都拿着自己分到的「寶衣」，估計目前的時值，大家都很得意。可見義民衆的希望並不高，「胃口」也不大，照情理來講，執事者應該體恤他們的苦衷的。

是一個暮春底夜，月光洒滿大地，窗子本來沒有什麼遮攔，各個房中可也不必點燈；無數張慘白的臉孔，露出一絲絲苦笑，整理着自己的行囊——說得澈底點，其實是一些零零亂亂的破碎物件，預備明天動身，回到久別的家園，各自重操舊業，有的沒有家，也預備跑向更廣大的社會，去找各人的歸宿。

這裏，我還得請大家聽聽他們在臨別時究竟說些什麼？

「好了，好了！明早可以回家了！」

「你家什麼地方？」

「我紹興，你呢？」

「我蕭山。」

突然屋角有一個義民，含淚說道：「家，你們都有家，你們明天可以回去了！但是我的家呢？我回到什麼地方呢？」

又一個義民說：「家，有什麼關係？整個社會可說就是我們的家，所以我對家倒並不懷念，況且我有家等於無家！不過我家裏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都已被敵人殺死了！想起來，真有點痛心！」

又是一個義民的呼聲：「家以及家裏的人被殺死，都沒有什麼關係，橫豎家是已經毀了，人是已經殺了，過去的事當他是過去，放在眼前最難解決的是就業問題。我們究竟望那裏走呢？」

「做工去！」一個青年說。

「織布去！」一個大姑娘說。

新詩集

他含着微笑，迎接他那新詩集的出版，文章總是自己的好，這原是老話，何況這確是一本極美麗的抒情詩集。

〔小說〕新詩集

但那個義民却回答着說：「做工！織布！那裏有這許多工廠？那裏有這許多布廠？即使有幾間工廠和布廠，決也容納不了我們這麼多的義民！何況勝利後失業者反而很普遍呢？」

大家又沉入了苦悶的深淵，躲在被裏讓夢來安慰這許多無依的靈魂！直到鷄聲叫時，才又把他們拉回現實的境遇中——「現實」劃明了他們每個人心頭的創痕！

餐後，各自領到遣散費，携着破碎的行囊，跨出大門，各人走着各人的路。情況是够悲慘的！

我也雜在隊伍中混了出來，在大街上，我眼睛所接觸到的人物和耳朵所聽到的聲音，我疑心這不是人間的世界！我恍似做了一場大夢。

施 瑛

這是多麼有詩意的事！他把那本新詩集，寫上「獻給××」字樣，簽上自己的名字，去看他的愛人，這是一個懶懶的春午，風輕日暖，他穿上了新

製的春裝，到了她的地方。

她嬌艷得像春天的花朵一樣。她很熱烈地跟他握手。他看到她臉上的高興，他也覺得自己的光彩。他把那冊新詩集鄭重地放在桌上。她含着笑很快的說了：「我該祝賀你了，你那新的……！」

他帶着驚奇的喜悅：「你早已看到了嗎？」

「就在我的眼前，我怎麼會看不到呢。」

他看着她愛嬌的臉容。他的心有點兒顫抖，然而他很誠摯地說：「你看了覺得怎樣？」

「好極了！」她緩緩地說：「我覺得漂亮的很，也許誰都覺得漂亮的很。」

「我做這些，整整花了三個月的工夫。」

「要那麼多的時間嗎？」

他看見她的眼光，落在桌上的新詩集上。是的，他還沒有把它獻給她呢。這是他精心的寫作，其中大半的抒情詩，他是為着一個女孩子寫的；他想到這些纏綿的篇什，來博取她的愛情。也許那本新詩集的出版，是他美滿的開始，是畢生難忘的紀念。居然她看過了，而且是那樣熱忱的稱贊！他像解釋似的說：「這個自然數不上說是藝術，但是一個

忠實的工作者，要完成一件東西，總得花費許多心力與時間。」

「怪不得那樣好。」

他看着她的眼光，鼓起勇氣說：「這是我為着一個可愛的人兒做的。」

她微微偏着頭，假裝不懂的樣子，並不說話。

他的臉有點紅，心顫抖得更厲害，鼓起更大的勇氣：「原諒我，這是為着你做的；秀君！」

他等待她的嬌嗔，然而並沒有，脈脈的眼光裏帶着疑問，好像天真未鑿的小姑娘一樣。

他終於說了：「我想把它奉獻給你，當作紀念吧。」

「奉獻給我？」她笑了出來，她笑得很響很美。

他給她笑得很高興，便放胆說：「只有你才配接受這美麗的東西，我是為着你做的」。

她的笑停止了：「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你今天太會開玩笑了！」

他雙手捧起桌上的新詩集：「這是我那才出版的新詩集，我想奉獻給你，你不是已經看過，而且

方才承你推許的嗎？」

她惶惑地說：「我說的是你新製的漂亮的西裝，你不是第一次穿了上身，到這裏來嗎？」

張拐脚得妻

雲崗

張拐脚今年三十歲了，從二十歲起，他的父母就非常熱望於有人拿庚帖到家裏來，爲兒子成就終身大事，爲自己了却一份做父母的心願。

可是，這一切都失望了，媒太師雖然經常有人家大小姐的庚帖送來，但原因太多，排起婚來，什麼尅公尅婆，白虎星掃帚星，缺金缺土，實在使人頭昏腦脹，就是間或有一張看中了，「開話」起來，總不是嫌男家窮相貌壞，拐着脚歪着鼻，就是說公婆兇，拐脚脾氣壞，因此儘有許多大小姐被關閉在「廂房」裏，張拐脚依然是打單身。

沉悶關着張拐脚過了十年。

今年，拐脚可就交進桃花運了，有一個年紀已三十開外老小姐的庚帖被他父母看定了，媒太師二次奔跑，跑出效果，女家答應下來，拐脚從沉悶裏

了。他更惶惑地，沒有將那本新詩集拿給她的勇氣

被解放出來，立刻喜上眉梢，做工作也分外有勁了。

「踏破鐵鞋無尋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人們常常可以聽見他的歌頌。

當然，嫁娶的第一步手續是訂婚，在鄉下俗稱定親。

定親了！誰都知道拐脚沒有餘錢，拐脚自己心中明白，就跑到她母親跟前。

「怎麼辦呢？錢沒有！」

「把小牛賣了吧，你新婦進門就可不用不到牛了，算命先生說，她是貴星呵！」

拐脚就牽着小牛到市場上去，市場主人預先得了這個消息，就跑來很老實地告訴他：

「你托我賣吧，不收你佣錢，管教滿意，我們

老朋友總不會錯的。」

他於是聽信市場主人的話，把小牛與主人牽了，市場主人在市場兜了一圈，不一會就捧着十萬僞鈔到拐腳跟前：「賣了，我兜了幾個戶頭，價錢很好，一雙手。」

「怎麼，價錢跌了，我正月買來也一雙手。」
「這個。」市場主人惱怒地說：「一時要用錢沒法的，我又不曾措你油！」

拐腳忽然笑了：「我是和老兄開玩笑的，不必認真，老兄做的還會錯嗎？」他拿着鈔票回家去了。

到明天清早，拐腳小心地帶着錢到鎮上買物去，買些桂圓、棗子、茶葉、火腿、肉皮，半隻牛錢已空空如也。

「怎麼辦呢，媽！」拐腳回來問他母親：「半隻牛錢化光，還有半隻牛錢是要送到女家去的！」

「把小豬賣了吧，記住。你新婦是貴星，一到我家，我家就興盛了。」

這樣，拐腳就去找販豬商。
「我想賣去小豬獠。」

「小豬價很賤的，賣不起啊。」豬商關照他。

「那末稍許便宜些，實在沒法。」

「我看你還是賣給別人去吧，價錢很快要大跌了。」豬商變幻着臉說。

「那末六斤米換一斤豬肉吧。」拐腳央求地說。

「不要。」

「幫幫忙吧！」

「四斤！那也許人要，但與市價相差太遠。」

「好！就四斤。」

拐腳心思紛紛地賣了小豬，得八十斤米，將米折成價，捧着鈔票回到家裏。

「媽，豬商真好心，他收受小豬了，四斤米一斤。」

「那很好，從前不是只有二角嗎，四斤米可要三四百了。」

於是拐腳又將這些錢剪了一疋洋布，買了些燐酒和香烟。

訂婚——定親的儀式行過，時間又很快的到結婚日面前。

「媽，要賣趁早吧，我看物價要漲呢。」
「是的，阿拐，把後頭羊棚中的二隻羊賣了吧，你新婦來時，我家可興盛了。」

「是。媽！二隻羊不够用，把鷄也賣了吧！」
「不錯，只要剩留一條老黃牛就行了。」

拐腳聽了他母親的話，就到鎮上賣羊賣鷄，賣不起錢，但也够了，他將羊錢買一疋緞，將鷄錢買一疋布，回到家裏。

媒太師到女家送走了一疋緞，一疋布，半隻小牛錢，日子更緊迫過來。

「媽，把老黃牛就在現在賣吧，豬糞沒有豬肉總須買一點的，餘下的可買條小船，我作漁夫。」

「阿拐，你的想法很好，但你新婦來後，你是不必作漁夫的，小船慢慢買。」

於是拐腳把老黃牛帶到鎮上賣了，揣着錢回到家裏，眼巴巴的等着結婚。

近了，近了，終於到結婚的日子，拐腳拐着脚

做起新郎來，半隻老黃牛錢已用得空虛，轎子去了已經好久。

「怎麼？」他疑惑起來，「應該鞭轎夫的腿。」
忽然，一個抬轎人很喘急的來報告他：「女家不肯開門，要擊門賞！」

「一千塊够嗎？」拐腳爽快地又取去了些黃牛錢，遞給轎夫，轎夫去了。

不到半句鐘，新娘轎子抬到，喝過子孫圓，行過舊式婚禮，蓋過印，送入洞房。

拐腳蹣手蹣脚的到新娘面前：「妹妹……」可是臉紅了，心頭忐忑亂跳。

「我知道你爲我很苦，賣豬、賣小牛、賣鷄、賣羊、賣老黃牛，討我進門但以後怎樣生活呢？」
新娘很老成的在紅巾中說話。

「不……」張拐腳說，說完，他大胆地將紅巾一抽，啊！他不禁倒退了幾步，原來新娘是白髮婦，亦是歪嘴！

李麻子及其女友

沈 飲

李麻子被人詛蔑多時了，許多人都叫他李麻子，其實他臉上那兒有一粒麻子，真是幼時父母害了他，「麻子！打柴兒！」他父親開着柴行，老是直着嗓子喚他，夥計也學會了這稱呼，慢慢地又傳染到所有和他接觸的人，現在已經變成他唯一的稱呼了。

李麻子，這個名字，聽在女人的耳朵裏，實在是非常可惜的，雖然他的臉蛋並不麻，但想像起來，一個任何漂亮的臉蛋上，加上了幾顆麻子，豈不是走了樣，但是——有一個女人知道他清楚，在不久之前作了他的朋友。

今天他當了衆夥計的面前，吐露了這個秘密：

「其實，她是一個尋常的女人，上月，我結識了她，那也是『姻緣早定，前世有緣。』我趁航船到陸村去，因為天雨，航船沒有生意，船艙裏只有我和她二個人。

怕羞是不行的！船裏既冷靜，路途又遙遠，我就想引逗她說幾句話。

「小姐！你到陸村去？」

「是」，她低低地說，說完馬上臉紅了。

船行了一程，我又忍不住了！

「小姐，你在陸村那裏？」

「不，我住在上海，今天到姑母家去！」她的話使我明瞭她是見過世面的，我這老臉也不禁忐忑面紅起來。

我又說：「貴姓？」

「張。」

「張小姐！台甫？」

「秀芳。」

真的，好一個漂亮的名字。

「上海，怕是住在城裏吧！」

「不，在威海衛路。」

談了一陣，我對於她一切都清楚了，於是我告訴她一些關於我的經歷。當然，一爿小柴行是太寒酸了；我就說，我是在銀行當稽核的，父親做律師，叔父在重慶做指導員，哥哥是老正興館的主人。不要笑，朋友，在女人面前常常會心不由主地說謊的，你們也許沒有經驗過。

船到陸村，我倆已談得很投機，我看出她也很愛我，彼此留了地址，我替她會過鈔，又訂下再會

的日期。

回到上海，我一直在鬱悶中默數她訂下的日期，日期漸漸靠近我，也終於被我踏住了，我一大早就到威海衛路找她。

她真是守信的，在上天就已回申了，我同她到茶室裏。

我們談了些自己臉紅的話，吃些茶點又到公園裏逛了半天，公園中出來，又到酒吧中釀了回酒，她提議看戲去，可是我摸了摸袋底說：「醉了。」

「醉了？啤酒是喝不醉的，你怎麼啊？」

「近來我身體不好，受不住一絲刺激，還是明天會吧！」

我這樣地捏造了理由，就同她走出酒吧。「要不要祥生汽車？」

「不用，那更使人氣悶。」我又摸了摸衣袋，假裝神志不清似地說。

「坐三輪車吧！喚，三輪車！」她沒等我同意就將我推上路畔的三輪車，我找不到拒絕的理由。雖然——我又摸了摸衣袋。

「威海衛路成都路。」她也跨上了三輪車說。

「小說」李麻子及其女友

到威海衛路成都路，她下了車，又叫三輪夫送我到以前謊說的某銀行裏。

「送我到南碼頭去。」我在她走後對車夫說。車子到柴行，我摸摸底袋已一無所有，於是把手上的錶除下來，叫車夫暫押，回身到賬房間取了五千元，那車夫已不見了。

第二天，我乘老爹回家之便，抽了十萬元賬款，再到威海衛路找她。

「你的病好了吧！」她說，我彷彿受了譏笑。「好了，多謝你。」

「到南京去還是黃金去，新仙林去？」她問。「隨便，你歡喜那裏就那裏！」

「黃金好不好。」她說，我點點頭。於是我們坐着三輪車在跑馬廳路一樣的飛走。在黃金的對面，她叫三輪車夫停下來，我算了錢，她走進一家皮鞋店，我隨着進去。

「那皮鞋已過時了，我常常忘記再買一雙。」她笑着對我說：

在店夥手中，她選了一雙最摩登的黃皮鞋，回頭向我一笑，我就拿出五萬元丟在店夥手裏。

在出店時遇見小開金，這東西真弄盡了我的台，他當着女人的面，就叫李麻子，李麻子不停，我完全不理會他，偷偷望她一眼，她好像不快似的，道真使我起了恐慌。

黃金開鑼早，我們就在街上溜躑，散步時她常常要我將身子彎成半截，細細的聽她的話，使我身子酸痛得好久不能恢復過來。

順散步之便，她又買了一副銀質的照相架，一隻手錶，使我袋裏還賸三千元錢了。

這倒不能不恐慌起來，我想票價是够了，但回去的車資怎麼辦？

得過且過，我不能考慮以後的問題，就同她回黃金。

我抽出所有的錢往票櫃上一拋，伸出手指對賣票員說：「二張。」

豈知，賣票員對我望了望說：「從昨天起漲價

了，每張二千五，一共五千。」

糟糕，這麼辦呢，在女人面前丟醜是何等難堪的啊！當下，我顯露窘狀了，盡是將手指上的戒指撫着，她揭長了臉在假裝不認識我，許多的視線都注視着我一人，拿下戒指，我望了望賣票員，她却走出去了。

我忘記了放在票櫃上的三千塊錢，也就跟蹤出來，她却已在一輛三輪車上，似乎咕噥着：「請不起，又何必叫人出來，這個醜我受不了的，我看清楚你了！」

我立在黃金的門口，遠遠地望着她挾着皮鞋，鏡架、手錶走了，待看不清她身影時，我惡毒地吐了一口痰沫，自言自語地說：「看清楚的不是你，應該是我。」

講到這裏，夥計們都大笑起來。

282144

中華民國35年10月初版

— 書 名 —

青年文選之四 小 主 婦

— 售 價 —

— 主 編 者 —

徐 蔚 南

— 出 版 者 —

日 新 出 版 社

— 發 行 者 —

日 新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323號 A

— 上海經銷處 —

福州路 390 號 世界書局
福州路 384 弄 5 號 百成公司
福州路東華里 6 號 教育書店
山東路 209 號 正氣書局
山東路 221 號 五洲書報社
林森中路 599 號 博覽書局

日 新 版 權 不 准 翻 印